

永泰黃士恆著

秦漢演義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演

說

一冊 二角五分

商務印書

館發行

共和國國民因法律之保障。有集會言論之自由。凡個人意見與公衆意見。均得在會場演說。以相接洽而資交換。是書共分四編。第一二編備述演說學演說法。第三四編蒐集中外古今演說大家之事跡及文字。閱者玩索而有得焉。其於臨場演說。猶航海家之有指南鍼也。

序

我國教育不普及。多數之人。智識缺乏。失國民之資格。爲當前惟一之大患。亦已人而知之。惟其補救之法。求之於學校。非惟設備學校之難。其對於已過學齡者。仍無可用力。求之於通俗書報。非惟今日學界所注意之新形式書報。未能驟適於全社會之習慣。亦且阻於識字者之不多。編纂甚形困難。然吾近日淵淵以思。我國當年四書五經之學塾。加以塾師之偷惰。閭巷村落間農工商之子弟。雖名爲七八歲入塾。十三四出塾。在塾常四五年。然照例真能識字者。十僅一二。復真能通曉字義者。百中無一二。惟何以往往有已習職業之少年。與村氓之秀出者。忽用自力。頗能談說。盡今書寫契帖。過渡而至於晚近。且能倚櫃適市。聚看報章之廣。商情。珍聞獄訟。此等本不識字之人。彼之自力。果用何種機關。

而發達。則人人能立起而對曰。不識字人之獨修教科書。最普通者。蓋三國演義而已。其餘如東周列國志。說唐三傳。水滸岳傳之類。亦爲其流行之參考品。幾乎全中國凡有人烟之處。必能尋出數冊破舊不完之三國演義。吾尤所駭者。三國演義等之文義。並且數倍深妙於今日通俗之書報。故不惟不識字人能讀之。而至於頗通達。卽詩禮名族之少年兒女。已從事經史者。亦頗有因旁嗜說部。而增文理之條暢。如此。今之通俗書報。卽詩禮名族之少年兒女。且不敢縱覽。閭巷村落間之子弟。更可無論。而何以彼竟敢於不識字時代。貿然試讀三國演義。且從而卽有盡讀演義。彈詞等之趨勢。此無他。卽可見愛讀舊式小說。已成爲社會之性習。無可驟然有所代用。故吾感於今日企畫社會通俗教育者之種種設施。改良文言。編刻淺報。造作音字。精繪圖表。百出其奇。將與

社會不愛智識之習慣相奮鬪。固必有能達目的之一日。然欲因利乘便。先於其不識字時代。引使有識字之興趣。逮其既已識字。然後再進以通俗書報。其道將何由乎。即由於一面仍當發達舊式小說而已。而吾過情之感想。幾若今日欲設書報社者。不如設刻印舊式小說局。公家獎勵小學校教師。並當獎勵負販舊式小說人。極信舊式小說。停停當當。能爲我國發達通俗教育之先行物者也。黃子少希。先有同感。並悟三國演義與東周列國志之無擇男女老幼。俱能篤嗜。其事與文。能括左傳國策史記三國志文選等而有之。是不惟補助識字而已。直能餉以我國重要之史事。及不朽之大文。蓋吾國有名之古歷史。左傳國策馬班范陳之四史盡之矣。三國演義與東周列國志。已紹介其六七。所憾者史記兩漢之重要。竟尙與三國演義東周列國志。無有同等價值之著

作。則兩名箸之史事。不相貫續。既有一甚大之缺陷。而且使秦漢兩代之人物事業。頗若奇偉於先秦。轟烈於三國者。不能流連慨慕於全社會之間。尤足可惜。於是發憤搜討羣書。貫串史記兩漢書。著秦漢演義。前漢演義。後漢演義三種。以補兩書之缺。其文益信益達。其味益醲益深。後來居上。亦固其所。其足以張舊式小說之幟。而有補於通俗教育者。定不尠矣。於秦漢演義出版之日。謹附數言。以誌欣快。民國六年三月吳敬恆序

序

自司馬遷創史記之體。後代作者。遞相因襲。至於二十四部。爲卷三千有奇。載之專車。讀之損日。可謂繁矣。晉宋之人。因有節本。或名史鈔。以便翻檢。或題蒙求。以教後生。是皆節之而已。若取一代之史。刪者刪。增者增。不落史家之窠臼。自成一家之文章。則非有著作之才。如羅貫中者。殆不能也。明高儒百川書志。評三國志演義云。一據正史。採小說。證文辭。通好尚。匪僞匪虛。易觀易入。非史氏蒼古之文。去贅傳。諛諧之氣。陳叙百年。該括萬事。一若以通俗而言。則陳壽之志可廢。而羅氏此書爲不祧矣。三國之外。惟東周列國志。爲元人手筆。尙足與之相配。其他兩漢隋唐兩宋以及二十二史演義之類。等之自節。楊升菴之彈詞。亦太簡略。不耐觀。竊與二三友人。縱論及此。欲取史漢諸書。斷代成編。期與東周三國。

首尾聯貫。卒畏難而止。黃子少希閉戶數月。出書一束。受而讀之。則秦漢演義四十八回也。起自秦滅六國。訖於漢祖卽位。以上承東周列國志。此後別編前漢後漢演義。以與三國志相銜接。其撰述之旨。具於凡例。吾有以識其用意之善。而欽其著作之才。羅氏後。惟黃子此書必傳。倘更取六朝唐宋元明諸史。一一演之。蔚成大觀。豈非龍門蘭臺以來一大奇書也。黃子其有意乎。丁巳四月孫毓修書

秦漢演義凡例

一本書敘述秦漢間事。上承東周列國志。起自秦滅六國。訖於漢祖卽位。此後別編前漢後漢兩種。以與三國志演義相銜接。

一本書取材史漢。旁採他書。以小說體裁。演歷史故實。事事皆有來歷。更體察當日事勢。實行摹寫。力避虛造附會之弊。

一歷史中事實人物。與時代有關係者。加意發揮。至風俗文化。以及典制故事。亦加甄採。

一小說本旨。在引人興趣。且寓勸懲。然往往易涉於荒誕邪僻。本書於神怪兒女奸盜等事。措詞特加注意。期使讀者趣味環生。而又不詭於正。

一本書文字。以明白曉暢爲主。淺而不率。質而不俚。庶幾雅俗

共賞。

一全書結構剪裁。先後穿插。埋伏救應。一以小說之法行之。而於敘述繁簡。用筆輕重。渲染濃淡。布置疏密。處處加以斟酌。要在移步換形。一新耳目。

一小說敘述。但當據事直書。情節分明。善惡得失。言外自見。顧載籍流傳。或拘於當代之忌諱。或囿於一時之見解。不免附會失實。任意抑揚。本書敘次。務存真相。閒參議論。亦皆不激不隨。俾讀者得論世知人之助。

一史漢紀事。間有矛盾訛舛之處。特廣搜他書。或就已意加以訂正。

一全書共四十八回。十餘萬言。插畫幾及百幅。並附地圖。以助興趣。而便參考。

一本書國名地名旁皆用「」。人名用「」。其地名所在皆注以今地。凡正史所未載之事實皆標明出處。間有不習見之字亦附注解。以便閱者。

一著者學識謬陋。倉卒成書。遺漏舛錯。知所不免。倘大雅宏達。不吝賜教。俾得修正。尤爲欣幸。

著者識

第一回	滅六國統一天下	行專制愚弱人民
第二回	侈東封海上求仙	肆南遊江中遇險
第三回	博浪沙始皇遇刺	下邳橋張良受書
第四回	游蘭池始皇遇盜	築長城蒙恬防胡
第五回	焚詩書李斯建議	築阿房盧生進謀
第六回	興大獄儒生受坑	避暴秦方士入海
第七回	比封君傳披貨殖	禮貞婦臺築懷清
第八回	驚惡兆始皇道死	行廢立趙高首謀
第九回	二世篡位咸陽宮	始皇歸葬驪山墓
第十回	聽奸言大行殺戮	縱淫樂遍肆誅求
第十一回	言壯志隴畔輟耕	誤軍期戍卒發難
第十二回	假神道魚腹藏書	收衆心狐鳴篝火

第十三回	謀激衆勝廣起兵	諫稱王耳餘獻策
第十四回	拒楚兵章邯勝敵	略趙地武臣稱王
第十五回	定燕地韓廣自立	救趙王廝卒奏功
第十六回	殺武臣李良叛趙	刺陳勝莊賈降秦
第十七回	據江東項梁起義	戰胡陵秦嘉敗亡
第十八回	談神話漢祖感生	屈下僚亭長肆志
第十九回	驚異表呂公妻女	徑大澤劉季斬蛇
第二十回	劉邦起兵誅沛令	范增獻計立懷王
第二十一回	二世肆虐行督責	李斯下獄具五刑
第二十二回	章邯乘勝北圍趙	沛公仗義西入關
第二十三回	屯安陽宋義被殺	救鉅鹿項羽立功
第二十四回	盟洹南章邯投降	據陳留酈生獻策

第二十五回	下宛城長驅進兵	愚二世指鹿爲馬
第二十六回	二世被殺望夷宮	趙高受戮咸陽市
第二十七回	入關中約法三章	屯新安坑卒廿萬
第二十八回	項伯夜走灞上軍	沛公身困鴻門宴
第二十九回	圖沛公項莊舞劍	說項羽樊噲當筵
第三十回	封諸將項羽稱霸	送漢王張良進謀
第三十一回	漂母進食憐王孫	蕭何單騎追韓信
第三十二回	韓信登壇拜大將	漢王起兵定三秦
第三十三回	項羽遣人殺義帝	陳平渡河投漢王
第三十四回	漢王爲義帝發喪	項羽戰彭城大捷
第三十五回	議滅楚張良運籌	勉事漢王陵有母
第三十六回	識薄姬許負善相	虜魏豹韓信立功

第三十七回 下井陘陣開背水 獲左車計降強燕

第三十八回 隨何舌辯動梟雄 漢王智術馭悍將

第三十九回 張良借前箸代籌 陳平用巨金行間

第四十回 飯草具楚使中計 發背疽范增道亡

第四十一回 紀信詐降脫漢王 彭越乘虛襲梁地

第四十二回 漢王計奪韓信兵 彭越潛斷楚軍後

第四十三回 曹咎違令敗汜水 項王挑戰卻樓煩

第四十四回 分杯羹太公受難 降齊地酈生逞功

第四十五回 襲臨淄酈生受禍 破龍且韓信稱王

第四十六回 說韓信武蒯進策 割鴻溝楚漢議和

第四十七回 戰垓下項王被困 歌楚帳虞姬殉節

第四十八回 楚霸王烏江殞身 漢高祖汜陽卽位

秦漢演義

第一回 滅六國統一天下 行專制愚弱人民

話說中國在三代以前。天下分爲無數國家。是爲封建時代。當此

秦 始皇 帝



時代。諸侯並立。各據一地。此爭彼戰。連年不絕。雖有天子在上。無力制止。彼此

互相吞併。直到戰國。僅有秦楚齊趙韓魏燕七大國。秦國最強。及至秦王嬴政卽位。十七年滅韓。十九年滅趙。二十二年滅魏。二十四年滅楚。二十五年滅燕。二十六年滅齊。天下由此一統。

秦王嬴政爲人生得蜂鼻長目。鵠胸豺聲。生平作事。眼光極大。手段也極辣。一從滅去六國。代了周家。身爲天子。貪心不足。便想出許多新法來。

秦王一日坐在宮中。想起天子名稱。古代以來。隨時不同。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夏商周三代皆稱王。秦國本是諸侯。到戰國時代。便隨各國一同稱王。是王之名號。已不足奇。況史官常說。世運有升降。王不如帝。帝不如皇。現在天下一統。若不趁此時改換一極尊貴稱號。何以表示成功。流傳後世。主意已定。一宵無事。到得次日。平明早朝。文武百官。齊集闕下。秦王駕坐金鑾寶殿。鐘鼓齊鳴。御爐香繞。羣臣拜舞已畢。文東武西。分立兩旁。文官有丞相王綰。御史大夫馮劫。廷尉李斯諸人。武將有蒙恬。王賁。王離諸人。一個個衣冠齊整。劍珮鏗鏘。真是新朝氣象。秦王見羣臣分班已定。下

詔令羣臣會議帝號。羣臣奉命退去。秦王罷朝回宮。過了數日。羣臣會議已定。適值秦王坐朝。有丞相王綰、御史大夫馮劫、廷尉李斯等出班俯伏。同聲奏道。古時天子地方不過千里。此外皆分與諸侯。諸侯或



服或叛。天子不能制伏。今陛下興兵除暴。平定天下。海內統一。自上古以來未曾有。五帝所不能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代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謹上尊號。王稱泰皇。自稱曰朕。秦王聽了。心想泰皇二字。既是古代天子名稱。不算稀奇。遂由自己決定。將三皇之皇字。及五帝之帝字。湊成一個名詞。稱爲皇帝。乃含有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之意。又想起謚法。本是周公所作。凡人死後。按其一生行事。加上謚號。爲好人者得好謚。爲惡人者得惡謚。縱使貴爲天子。死後亦不免受人評論。試看周朝幽王厲王。卽是榜樣。我現在生存。無人敢下議論。到得死後。反要落人褒貶。又說死後是非誰管得。我偏管得。因決意廢去謚法。下一詔書道。朕聞上古之人。有號無謚。中古人死。乃以生平品行定謚。如此是子可以議父。臣可以議君也。甚屬無謂。朕所不取。從今以後。

除去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子孫。依數計算。由二世三世以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後人讀此詔書。見始皇欲傳國至萬世。誰知二世卽亡。都笑其愚。閒話休題。且說始皇已定帝號。也想略施恩惠。使百姓快樂一回。若問如何施恩。真是從古未有一不是豁免錢糧。二不是罷去徭役。三不是大赦罪犯。四不是賑恤貧民。單許天下人相聚宴飲數日。名曰大酺。只因秦時法律。不許三人以上。聚在一處飲酒。一班百姓平日磨盡筋力。供給租稅。應付徭役。偶然得暇。連親朋聚首杯酒談心之樂。都不能享受。只此一端。可想見當時苦趣。所以始皇下詔大酺。便算莫大恩典。

始皇一面正在施恩。一面又恐人民謀反。心想六國新滅。驟然得了數倍土地。添了許多人民。雖然設官管理。終慮耳目不周。難保

無乘機起事之人。惟是造反亦不容易。第一、須有兵器。方可對敵。第二、須有城池。方可據守。第三、爲首之人。必係巨室豪宗。名望足以服衆。金錢足以動人。方能號召大衆。爲其黨羽。如今就此三件。設法豫防。便可將造反根株。盡數拔盡。始皇想定主意。立刻坐朝。發出三道詔書如下。

第一道

令各郡縣將民間藏留兵器。盡數收送咸陽。

咸陽都城在秦

今陝西咸陽縣東

地方銷毀。

第二道

令各郡守查點本籍戶口名冊。凡屬世家富室及地

方有名之人。一律勒令遷居咸陽。以便就近監察。

第三道

將天下險要地方。所有城堡關塞。概行平毀。

此三道詔書既下。地方官不敢怠慢。分頭辦理。不消幾時。從前名城巨鎮。變爲苦縣荒村。不但大殺風景。又累一班百姓。作此無益。

工程最可憐是錦衣玉食之王孫公子。與田連阡陌之富家翁。共計一十二萬戶。奉詔遷居咸陽。所有本地業產。不能攜帶。只好貶價出賣。已大受損失。又被官吏驅迫上路。一直押送到了咸陽。無異遞解人犯。既到咸陽。各人又須另謀生計。無奈地方生疎。種種不便。就中冤苦。無處告訴。真是平地風波。只得自認晦氣而已。至各地所收聚民間兵器。陸續運到咸陽。堆積如山。原來當日兵器都是用銅打成。一經鎔化。不下數百萬斤。始皇正未得處置方法。一日偶閱奏章。見臨洮今甘肅岷縣官吏報告。本年某月間。該地忽有大人十二個出現。身體各長五丈。足跡長至六尺。衣服都是夷人裝飾。始皇見奏甚喜。以爲是祥瑞之事。遂命將鎔成之銅。做照所言大人尺寸模樣。鑄成銅人十二個。每個計重二十四萬斤。下有座高三丈。銅人鑄成之後。尚有餘銅。用以鑄鐘及鐘架。此銅

人名爲金狄。胸前有銘。乃是李斯所書。銘文寫道。

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爲郡縣。正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足跡六尺。

始皇命將銅人安置宮門之前。此十二個銅人。直傳至東漢之末。被董卓椎破十個。以鑄小錢。尙餘二個。晉末爲苻堅所毀。此是後話。

當日始皇見天下無事。便想到處巡行。一則遊玩山川。領略風景。二則揚威耀武。制伏遐方。欲知始皇出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侈東封海上求仙 肆南遊江中遇險

話說秦始皇二十七年。下詔出巡。先到隴西。今甘肅蘭山道地北地。今陝西榆林

林道及甘肅源寧夏二道地各處。一班將相羣臣。隨駕起行。所過地方官吏。聞得車駕將到。先期掃除道路。趕辦供應。遠出送迎。真是翠華臨幸。

千乘萬騎。護衛森嚴。一路風光細說不盡。

始皇尙嫌官道狹隘。往來不便。回宮之後。立派官吏。前往各處。分頭開築馳道。自咸陽起。東至齊魯。北達燕山。南通吳楚。專備自己巡遊之用。人民不得行走。此馳道計寬五十步。加土填高。用鐵椎築使堅實。道旁每隔三丈。栽種青松一株。中間寬廣平坦。車馬行走。甚是便利。加以兩行松樹。青翠成陰。亭亭如蓋。微風過處。萬壑濤聲。送來清響。風景絕好。

始皇馳道忙了一年。方得告成。命駕先往山東。一日行到鄒嶧。始皇登山遊玩。命羣臣作文刻石。立在山上。稱頌始皇功德。傳示後世。始皇遂由鄒嶧起駕。順路至泰山之下。却說泰山爲五岳之一。歷史上最爲有名。相傳古昔帝王。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周成王。皆曾到此舉行封禪之禮。始皇到此。亦欲照例舉行。以表示

開國受命之光榮。但應行儀節。無人知曉。如此大典。又不可草率從事。因想齊魯儒風極盛。必有熟習典章之人。遂下令召集齊魯儒生。來此會議。原來封禪一事。古人看得最重。封是就山頂築壇祭天。禪是就山下平土祭地。此禮自周成王以後。將近千年。久不舉行。書傳也少有記載。所以始皇特召集儒生問之。儒生奉命到者七十人。大都不知各逞臆說。其有略知一二儀節者。因說道。古來舉行封禪。上山之時。恐傷山中土石草木。用蒲葉包裹車輪。行走。到得行禮。不過掃地而祭。用蒲榦爲席。以示儉約而已。始皇見泰山如此險峻。若恐傷及土石草木。不敢開除道路。如何上得山頂。此議迂闊難行。且衆說紛紜。莫衷一是。遂飭令諸生罷議。各自回去。儒生奉召之初。人人高興。今見始皇不用其議。不免懊喪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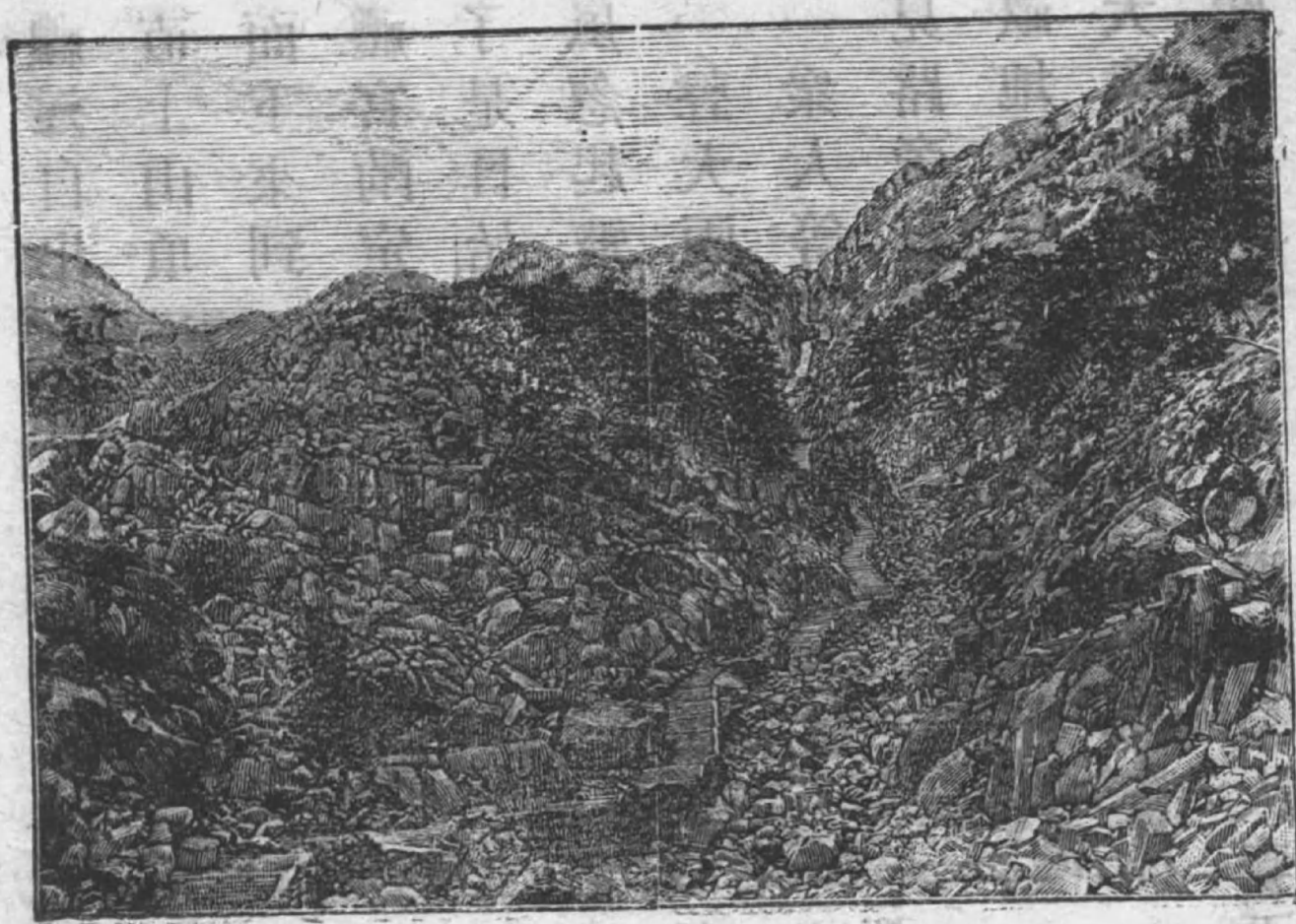
始皇見衆儒生不識封禪之禮。遂自出主意。由泰山南面開除車道。直上山頂。舉行封禮。然後再由泰山北面下來。到得梁父地方。舉行禪禮。分付禮官酌定儀節。選擇吉日。先期齋戒。到了是日。始皇車駕上山。纔行至半路。大風忽起。飛沙走石。霎時天色昏黑。迅雷一聲。大雨如注。山上潦水又沖流而下。一衆人等。異常狼狽。急切中無處躲避。見路旁有大松樹。黛色參天。蔭蔽十餘畝地。始皇便命從人。就樹下暫行休息。大衆到了樹下。見此樹竟庇得千人。濃陰如幕。雨點一些不漏。始皇大喜下



泰山絕頂

詔封此樹爲五大夫。直待雨過天晴。方得上山行禮。此事傳到儒生耳中。便將他作爲談柄。譏笑始皇。說他開除車道。損傷山中土石。觸怒山靈。致此風雨。誰知始皇由此看輕儒生。後竟釀出焚書坑儒大禍。

且說始皇自封禪後。順路前往海上。却驚動一班方士來。先是戰國時代。有燕國人宋無忌。羨門子高等人。自稱得



山

秦

有神仙法術。善能尸解飛昇。於是燕齊間好奇人士。爭往學習。時人因其專求出世之學。游方之外。故稱爲方士。當日齊威王宣王燕昭王。皆好神仙。招致無數方士。入海求仙尋藥。此次始皇東遊。又有方士齊人徐福韓終等。爭先上書言事。

始皇披閱方士所上之書。大抵皆言東海之中。有神山三座。一名蓬萊。一名方丈。一名瀛洲。瀛洲地方四千里。正對中國會稽郡。相距七十萬里。上生神芝仙草。又有玉石。高至千丈。洲中出泉如酒。其味甚甘。名爲玉醴泉。飲之易醉。令人長生。方丈在東海中心。其地四邊正方。每邊各長五千里。中有金玉琉璃宮殿。乃三天司命真人所居。凡仙人得道。不欲昇天者。多在此處住家。其數不下數十萬。仙人皆種植芝草。分劃隴畝。如世間耕種稻麥之狀。島中亦有玉石。又有一泉。泉上有九源丈人宮。主管天下水神及龍蛇等。

類。故島中龍類甚多。蓬萊在東海東北。周圍五千里。外有圓海環繞。海水正黑。號曰冥海。海中無風之時。亦有大波。高至百丈。山中有九老丈人。九天眞玉宮。乃太上眞人所居。此三神山。位置甚是奇怪。當未至時。遠望如一片白雲。兀然不動。及身至其境。乃知地勢反在海水之下。世有慕道之人。不顧生死。冒險前往。望見神山。相去不遠。將到之時。往往遇著逆風。將船吹回。多不得至。也曾有人。嘗一至其地。親遇諸仙。又採得不死之藥。凡仙人所居宮室。多用金銀砌成。光彩照耀。非常華麗。又有無數珍禽奇獸。羽毛一律雪白。真是神仙世界。不同凡境。始皇見各方士所言畧同。不覺滿心歡喜。恍似神仙卽在目前。不可錯過。急命隨從人等。日夜趲程。趕往海上。惟恐不及。始皇旣到海上。召見上書方士。各依所說方法。分作數十起。乘船入海。往求神山。那方士船隻。絡繹海中。往來

如織。始皇滿望指日得仙。自己在海上立盼回信。等了多時。方士陸續回奏。都說望見神山。無奈爲風所阻。不得前進。始皇



始皇在海上海望神仙

見事不成。一團高興。頓成冰冷。但尙未肯罷休。仍命方士再往。自己分付回鑾。

始皇行到彭城。

古時銅彭山縣今

記起祖上昭王時。兵滅西周。將九鼎

用船載回。行至此地。忽有一鼎躍入泗水。尋覓不得。此九鼎乃大

禹取九州所貢之金鑄成。歷代視爲傳國重寶。所以得天下者稱

爲定鼎。如今缺少其一。豈非開國時一個缺點。況此鼎能自躍入

水。定然是個神物。總須設法尋獲。方得稱意。始皇遂虔誠齋戒。向

天禱告一番。下令召集善知水性之人一千名。入水尋覓。及至衆

人回報。都說水中到處尋過。不見蹤影。始皇悶悶不樂。喝退衆人

命駕南行散悶。

始皇一路散悶。不覺到得長江北岸。早有地方官吏預備大船伺

候。始皇登舟。更溯江西上。行到湖南。正擬渡江向湘山。

湘山在湖南

洞庭陽湖縣中南

進發。一霎時間。飛沙走石。暴風驟起。江中波浪。洶湧如

山。將萬斛龍舟。在水中上下顛簸。如同一葉。始皇生長北方。不慣乘船。從未經過險惡風浪。自然吃驚不小。一班隨駕人員。都嚇得面無人色。幸虧舵工水手。善識風勢。好容易將船攏近岸頭。始皇平日憑藉威權。縱情肆慾。所求必得。所謀必成。此番求仙不遇。尋鼎不獲。連遭拂意之事。已是氣悶。偏又渡江遇險。心中愈加不悅。待得船已泊定。始皇便命駕上岸游行。瞥見山上有一古廟。紅牆碧瓦。又齊整。又莊嚴。因問左右。廟中所祀何神。左右答道。據土人說。此名湘山廟。廟中之神。號爲湘君。始皇心想。古語相傳。天子出行。百神擁護。朕今日渡江。幾遭不測。不知湘君究係何神。不來保護。累我吃驚。遂召博士問之。博士奏道。古史相傳。湘君乃堯之女。舜之妻。死於江湘之間。因葬此地。故土人立廟祀之。始皇聞說。勃

然大怒。立命官吏撥遣犯罪刑徒三千人。將湘山樹木。盡數砍伐。算是代湘君受罪。名勝之地。變成一片童山。始皇也就無情無緒。回到咸陽。過了一年。始皇又照常出遊。不料行至博浪沙。在博浪河沙

南陽武地方。忽聽得响嘍一聲。如天崩地塌。從人慌得一齊擁至



始皇車前。未知始皇又遇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博浪沙始皇遇刺 下邳橋張良受書

話說秦始皇當征服六國時。每滅一國。必囚殺君主。毀除宗廟社稷。又搜括妃嬪子女。寶器珍玩。一齊運入秦宮受用。當時六國人民。見此情狀。思念舊君。往往泣下。儘有忠臣志士。憤心切齒。痛恨始皇。欲報國仇。未得機會。中有韓國人。姓張名良。字子房。其祖開地。父平。相繼爲韓國宰相。歷事五君。張良生長宰相之家。資財甚富。單是家僮一項。已有三百人。但他雖生長富貴。却極有志氣。足智多謀。與尋常執袴子弟大不相同。只因年紀尙少。故不曾出仕。到得韓國旣滅。張良心想。我雖不曾食祿拜官。然祖父世受國恩。爲子孫者。當圖報效。眼前手無寸柄。無法挽回。就是將來要將祖國恢復。亦非易事。惟有設法刺死秦王。以報滅國之仇。縱使性命

不保。死後也有面目見先人於地下。與其長作亡國遺民。偷生一世。埋沒無聞。何如轟轟烈烈。拚却一死。尙得留名後世。但是秦王出入護衛甚嚴。等閒近他不得。且恐行刺不成。空送生命。必須覓

張良與力士



得專諸。聶政。一流人物。作個幫手。方可行事。張良主意既定。便暗地將家財儘數散去。交結賓客。

張良有一弟。因見國亡。氣憤而死。張良痛哭一場。將弟棺殮。停柩野外。也無暇替他埋葬。專心尋求俠士。一時竟不可得。張良心想。天下甚大。何不出外雲遊。向風塵中結識豪傑。以成吾志。似此長

坐家中。終非了局。於是藉游學爲名。獨身出門。一連奔走三年。到處留心察訪。却未訪得合意之人。正是大千雖踏徧。一士最難求。一日行到淮陽。聞說倉海君豪俠好義。門下素多奇士。張良遂往見之。彼此傾談。意氣相得。因託倉海君代尋俠客。倉海君也是有心之人。知得張良意思。便薦一位力士。張良見其人勇力絕倫。相貌雄偉。心中大悅。遂深相結納。禮待殷勤。到得相交既久。張良便將心腹之事告知。自古道士爲知己者死。力士欣然應允。張良因密鑄鐵椎一柄。重一百二十斤。交付力士。自己身邊也藏兵器。預備相機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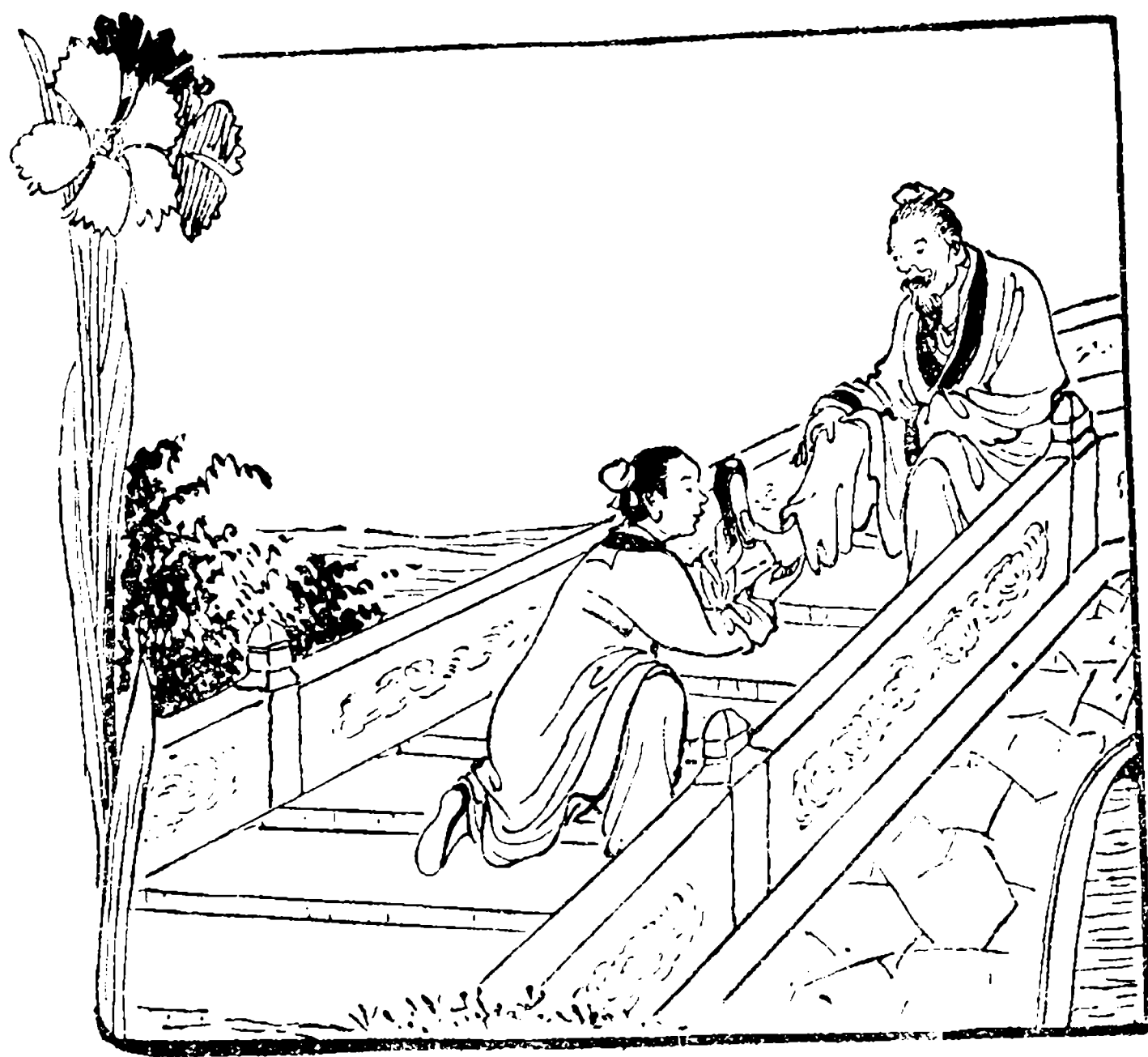
恰遇秦始皇二十九年。命駕東遊。張良探得確實消息。便與力士議道。尋常天子出門。先有官吏清道。禁止行人。並不許在旁觀看。若照此辦法。不能近他身邊。如何行刺。此次想是他惡貫滿盈。命

該橫死。所以開築馳道。出外游行。那馳道平日不許人民行走。當然無須清道。况那馳道中間高。兩旁低。加以樹木羅列。容易埋伏。雖有前驅官吏。也就不甚在意。我輩可預先埋伏其旁。臨時突出。兩人併力將他刺死。計議已定。便循著馳道行去。一路揀擇埋伏地方。到得博浪沙。見其地丘壑隱伏。樹木叢雜。最便隱身。遂與力士在此守候。約計始皇將到。張良整頓衣服。東面向韓國跪下。拜了兩拜。望空默祝道。君父有靈。鬼神輔助。使我得報滅國之仇。雖死無恨。張良此時一腔義氣。直貫雲霄。祝畢立起。收拾兵器。與力士前往馳道旁邊埋伏。等了許久。始遠遠望見一簇人馬。從馳道前面呼擁而來。張良知是始皇到了。蔽在樹下。定睛觀看。只見前導儀仗。打起日月龍鳳旌旗。金瓜月斧。雲幡寶蓋。一隊隊由面前經過。兩旁護駕武士。頂

盛貫甲。刀鎗劍戟。排列如林。中間千乘萬騎。簇擁著始皇。風馳而至。張良遇見滅國仇人。怒從心生。勇氣百倍。此時性命已付等閒。全然不顧危險。看看始皇鑾駕將近。急與力士奮身一躍。從人羣中直奔向前。勢如流星閃電。覷定乘輿。手起椎落。此時只聽得响噠一聲。正如青天打個霹靂。一班護駕武士。只顧前行。出其不意。驚得手足無措。自相擾亂。張良子細一看。被擊中者。却不像天子乘輿。乃是從官乘坐之副車。方知忙中錯誤。枉費氣力。心中自悔。鹵莽又想事既不成。當留此身以圖將來。豈可束手就縛。便趁著衆人慌亂之時。與力士分頭逃走。其時始皇相距不遠。隨從人員聞變。一齊擁至始皇車前保護。未及擒拏刺客。始皇見此情形。心中又驚又怒。立飭當地官吏嚴密捕拏。並通令天下大行搜索。十日只累得人民家家戶戶。雞犬不寧。張良竟得逃脫。

張良刺始皇不成。一路逃走。也不知力士所在。見詔書捕拏甚急。便改換姓名。逃到下邳。尋個僻靜地方住下。起初風聲尙緊。過了一時。漸漸平靜。自古道靜極生動。張良旅居無事。鬱鬱不樂。時常出外散步。一日偶然閒游。到一橋頭。土人呼橋爲圯。後人因稱此處爲圯上。張良獨自一人。立在橋邊。十分無聊。舉頭看見前面來一老人。鬚眉皓白。身穿灰色寬大之衣。手持藜杖。足著赤履。徐徐行來。將近張良身邊。不知何故。竟將足上所穿一履。墜落到橋下去。那老人瞧了張良一眼。說道。孺子。汝可下去取履。張良國亡家破。滿腔冤憤。正在無可發洩。忽聞老人之言。心中錯愕。覺得此人陌路相逢。素不認識。竟敢如此無禮。一時怒從心起。卽欲動手將他毆打。驀然轉念。他是老人。我若打他。於理不順。立卽住手。正要走開。又念老人精力已衰。自己不能下橋拾取。失却一履。如何走。

路。我今遇見。何妨行
個方便。於是依言前
往橋下取履。却見此
履墜在橋柱之旁。張
良搗起衣服。躡足下
去。取履到手。回身走
上橋來。方欲交與老
人。又聽老人說道。可
將履與我著上。張良
心想。既已替他取履。
索性人情做個到底。
便跪下去。一手捧住。



老人之足。一手將履套上。那老人伸足納履。對張良笑了一笑。也不稱謝一聲。揚長而去。

張良不覺大驚。細想此人行徑甚是奇怪。不可當面錯過。遂遠遠望著他走。老人走去約有一里之路。却又回來向張良點首道。孺子尚可教訓。由今日起算至第五日。平明時候。汝可來此地與我相會。張良聽了。知他必有道理。遂恭恭敬敬跪下。應聲曰諾。

到了第五日。張良一早起來。依著老人言語。行至其地。却見老人早已在彼等候。一見張良來遲。便怒道。汝與老人約會。何以後至。張良被責。也不言語。少停。老人又道。如今仍舊回去。再過五日。定要早來。張良依言回去。又過五日。張良一聞雞鳴。立往其地。誰知老人又已先在。復責張良來遲。再約五日後相會。張良兩次約會。都被老人占先。心中甚是過不去。及至第三次。未及夜半。便即前

往。到得其地。等候片刻。老人方至。老人見張良。此次果然早來。心中歡喜。說道。正該如此。乃向袖中取出一書。付與張良。囑道。汝讀此書。便可爲王者之師。過後十年。功成名就。後十三年。汝至濟北穀城山下。穀城山在今山東阿縣見有黃石。卽我是也。老人言畢。遂去。

張良得老人所授之書。攜歸寓中。披開一閱。原來是太公兵法。驚喜異常。無事時。便將此書熟讀。後來佐漢高祖平定天下。都得力於此書。過了十年。張良竟得封侯。又過三年。張良隨高祖行經濟北穀城山下。果見黃石。張良取歸。當作老人香火供奉。及張良死後。將黃石一併埋在墓內。後代子孫。每值春秋掃墓。年節祭祖。一體祭祀黃石。因此後人呼老人爲黃石公。此是後話。

當日張良住在下邳。爲時已久。地方情形。漸漸熟識。又讀得太公兵法。學問閱歷。都大長進。比前不同。只有復仇之心。並未改變他。

生就一種俠性。最好扶危濟困。遂結識當地一班少年豪傑。專替人抱不平。到得交游既多。聲氣廣通。凡有急難之人。都來投奔。竟包庇起犯事人來。張良有朋友項纏。時人稱爲項伯。因事殺人。被官中追捕甚急。奔到張良處藏匿。竟得免禍。從此張良便在下邳。收召黨羽。暗中預備。待至陳勝起兵。他便也聚衆舉事。唐人李白有詩一首詠張良行刺始皇不成逃匿下邳之事。其詩道。

子房未虎嘯。破產不爲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報韓雖不成。天地皆振動。潛匿游下邳。豈曰非智勇。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惟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歎息此人去。蕭條徐泗空。

且說始皇自在博浪沙遇刺未中。仍到海上考察方士。方回京師。欲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游蘭池始皇遇盜 築長城蒙恬防胡

話說始皇自博浪沙受驚回京。一連三年。都未遠出。但始皇生性好動。不肯安居宮中。便時常微服出遊。又因前回博浪沙中之事。常恐遭人暗算。遂挑選精壯武士四人。懷著兵器。隨侍左右保護。一日始皇正行之間。忽聞路人口唱謠歌道。

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

始皇聞此謠歌。便召父老問故。父老對道。近有仙人姓茅名濛。字初成。於本年始皇十一年三月三九月庚子日。在華山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當茅仙未升天之前。邑中先有此謠。如今其事果驗。所以路人常唱此歌。父老述畢。因勸始皇修長生之術。始皇聽了。欣然又動求仙之念。遂下詔將臘月改名爲嘉平月。以應仙謠。至今世俗尙稱陰歷臘月爲嘉平。由此始也。

先是始皇因連年求仙。都未成事。便在咸陽地方。開一大池。引渭

水灌入。此池

共長二百里。

闊二十里。名

曰蘭池。在蘭池

陽縣東就池

上築起宮殿。

以像蓬萊瀛

洲。池中生成

有一大石。始

皇命工匠刻

成鯨魚模樣。



長二百丈。唐人杜甫詩。所謂石鯨鱗甲動秋風是也。始皇此數年中。未到海上。便常來此間遊玩。以慰求仙之志。

始皇在宮中。夜來無事。乘興換了便服。步行到蘭池宮去。武士四人。隨侍在後。趁著月光。愈增清興。方到半途。忽遇一羣強盜。見始皇服飾華麗。以爲買賣上門。却不料他卽是當今皇帝。便呼哨一聲。擁至始皇面前。團團圍住。要想劫取始皇身上財寶衣服。始皇此時。真如龍游淺水。縱有權力。無從施展。正在危急之際。幸得武士拚命保護。奮力上前。擊殺強盜數人。餘衆不敵。始各四散。始皇喫此一次驚恐。比在博浪沙更甚。心想輦轂之下。竟至盜賊橫行。真是不法已極。回宮之後。下令嚴拏餘盜。飭關吏閉起關門。按戶搜檢二十日。務獲究治。從此始皇也就不敢微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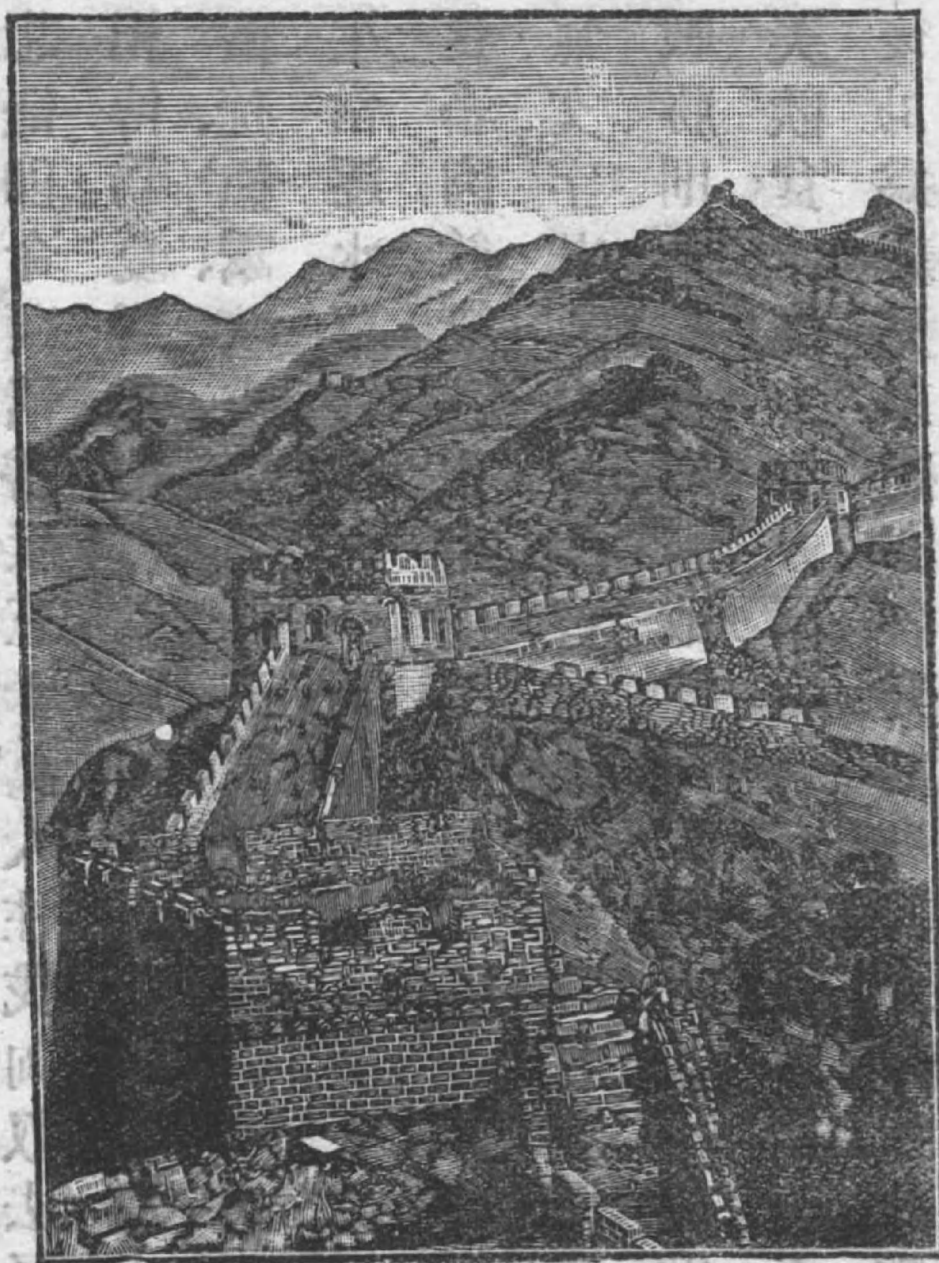
光陰迅速。又過一年。始皇求仙心切。按捺不住。遂起駕東遊碣石。

山名在縣今直隸昌黎使燕人盧生入海尋求古仙人羨門。自己復往北邊遊行一番。然後回到咸陽。說起盧生本是儒士出身。因爲利慾薰心。遂學著方士口吻。說自己具有何等道術。花言巧語。買得始皇寵信。故使他入海求仙。

盧生奉命前往。心想大海中一片汪洋。何處有羨門蹤跡。但平日在始皇前何等誇口。今若空手回報。重則貶官罰罪。輕則失寵見疏。如何是好。盧生左思右想。正在爲難之際。忽然思得一計。便乘船徑向海中空走一回。却暗地寫成一書。回奏始皇道。仙人雖未遇得。已將仙書私下抄來。說罷。將書呈上。始皇披閱書中言語。大抵虛無縹渺之談。惟中有一語道『亡秦者胡也』。始皇讀到此處。暗喫一驚。心想胡是匈奴別號。現在國內一統。人民無力造反。內亂可保無虞。不消說得。將來與我子孫爲敵者。定是胡人。不如趁

此時將他逐出塞外。就中外交界地方。築起一座城牆。遣兵把守。方免後患。始皇想罷。卽命蒙恬帶兵三十萬人。往伐匈奴去了。說起匈奴人種。相傳爲夏后氏苗裔。常居中國西北一帶地方。種類甚多。有山戎、獫狁、獯鬻、畎戎等名目。三代以來。常爲中國之患。其人以牧畜爲生。常逐水草遷移。無一定住處。其部落亦有君長。自君長以下。皆食畜肉。飲獸乳。衣用皮毛。所居之處。張設氍毹。並無城郭房屋。也無文字。其人自少學習射獵。無事時牧養獸畜。有事時皆出當兵。戰勝則奮勇輕進。戰敗便四散逃走。各不相顧。其俗重少輕老。精美飲食。皆儘少年人享用。若有餘賸。方給老者。凡父死則子娶其後母爲妻。兄弟死亦各娶其妻。其野蠻如此。當戰國時代。燕趙秦三國。並與匈奴接近。皆遣兵擊破之。將匈奴逐往塞外。各築長城拒守。匈奴也就勢窮力蹙。不敢犯邊。

此次蒙恬奉始皇命令。帶領三十萬人馬。浩浩蕩蕩。殺將北去。匈奴出其不意。未及防備。望風逃遁。蒙恬遂收河南。爾今多蒙古地鄂地。分爲四十四縣。將內地犯人移往居住。再就從前燕趙秦三國所築長城首尾聯絡起來。西自臨洮。東至遼東。共長萬餘里。那築城士卒。真是困苦異常。只因北地天氣甚寒。每值大雪彌漫。朔風凜冽。往往凍得



萬里長城

手指墜落。肌膚破裂。又被軍吏驅迫作工。手不停杵。也有凍死者。也有不勝勞苦而死者。計用人數十萬。歷時十餘年。方得成功。

蒙恬一面築城。一面又率兵北渡黃河。取陰山。地自己常駐上郡。

西郡綏德縣今陝

指揮調度。當時中國兵威遠振。至今西人稱我國爲

支那。說者謂卽秦字之轉音也。此長城到了北魏及唐代。重行建築。因當時邊境縮小。所以位置變更。非復秦時之舊。現在長城西起甘肅布隆吉爾城。東至直隸山海關。卽唐以後改定之形勢。僅長五千四百四十里。此是後話。

始皇已遣蒙恬北逐匈奴。又想起嶺南。

今廣西地

一帶蠻人尙多。不

易降服。須用兵占領其地。定爲郡縣。方可一勞永逸。正在籌畫南征。誰知嶺南地方。去也不易。其地向係蠻人居住。文化未開。加以氣候酷熱。地勢卑溼。山嶺叢雜。瘴霧極重。蛇蟲又多。中國人一到

其地。不服水土。或爲瘟疫瘴氣所侵。或爲猛獸毒蟲所害。往往死亡。所以當時人民將北地嶺南兩處。視爲畏途。無人敢往。一班士卒。聞說南征北戍。爹娘妻子。哭聲相送。其苦如此。縱使秦法甚嚴。但欲強迫無辜人民。到死地去。也就不行。

始皇見軍民人等。不願到嶺南去。却想得一法。下令將從前犯罪逃亡被獲之人。並贅壻商人。一律勒令當兵。出征嶺南。原來秦自商鞅爲相。變法以圖富強。最注重是增加戶口。振興農業。定下法令。凡民家養子長成。有財產者。爲子娶婦。卽行分居。其實在貧窮無力娶婦者。使之入贅妻家。名曰贅壻。此等身爲贅壻之人。大都赤貧不能自立。鄉里都輕賤他。連國家也不與平民一律看待。至於商賈。本是一種正業。但因商鞅政策。務在闢盡地利。欲使人人爲農。遂將農業看得尊重。視爲本業。至於販運貨物。設肆貿易之

商人視爲末業。另立名簿。謂之市籍。凡有市籍之人。不得與農民平等。此一班贅壻商人。平時受國家苛待。已是抱屈。不料此次始皇竟將他視同犯人。迫之前赴死地。直與身犯大罪發往極邊煙瘴充軍無異。大衆聞此命令。相聚號哭。真是彌天冤枉。但迫於權力壓制。無可如何。各各離鄉背井。上道而去。

且說嶺南蠻人。生性強梁。其野蠻程度。也與匈奴相似。茲不細述。秦兵旣到嶺南。不服水土。沿路死亡不少。其餘幸得生存無病之人。惟有冒死前進。遇見蠻人。戰了數次。蠻人抵敵不住。陸續歸降。嶺南由此平定。始皇將其地分爲桂林南海象郡三郡。設官治理。又在險要地方。分兵駐守。以防蠻人背叛。仍命原來之逃亡人贅壻商人。充爲戍卒。尙屬不敷分布。復將從前曾經爲商名列市籍之人。並其祖父母父母名列市籍之人。一概發往充數。統名曰謫

戍。共計五十萬人。分紮五嶺地方戍守。始皇布置既定。心想現在武功大振。外患已除。不勝歡喜。便時在宮中飲酒作樂。但是杯酒中間。竟興起焚書大獄。欲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焚詩書李斯建議 築阿房廬生進謀

話說始皇三十四年。天下無事。一日始皇在咸陽宮中。排下筵宴。大會羣臣。博士七十人。亦在其列。隨例向前舉杯獻酒。始皇正在開懷暢飲。旁有僕射周青臣上前奏道。往時各國並立。秦地不過千里。託賴陛下神聖。統一天下。設立郡縣。驅逐蠻夷。人民得以安生樂業。永無戰鬪之患。國祚久遠。傳於萬世。陛下功德巍巍。自古帝王皆不能及。始皇聽此一片諛詞。語語正合其意。不覺大悅。誰知却惱了一位博士。其人複姓淳于名越。係齊國人。因見平日所讀古書。皆言封建如何好處。今始皇一旦將他廢去。設立郡縣。心

中已大不以爲然。却又湊著周青臣極口奉承。愈覺忍耐不住。便發言道。臣聞殷周兩朝。所以能傳國久遠者。皆由大封子弟功臣。得其輔助之故。今陛下富有四海。而子弟無尺寸之地。假使將來或有奸臣專政。並無親藩保衛皇室。其勢甚危。大凡作事不學古人。斷難長久。青臣又當面獻諛。非忠臣也。

始皇聞淳于越之言。心中自然不快。但面上仍不發作。却問羣臣意見如何。此時李斯已由廷尉升爲丞相。聽了淳于越之言。心想郡縣制度。行了數年。是個已成之局。如今他又欲建議推翻。大抵此等儒生。拘泥古法。不達時務。最喜拾著古人一二言語。發爲議論。真是討厭。不如設法從根本上剷除淨絕。使他沒了把柄。便可盡塞反對之口。李斯想定主意。出席奏道。博士所言。猶是戰國習氣。只因戰國時代。諸侯厚待游學之士。所以百家並起。各誇學問。

譏刺時政。今天下雖定。積習未除。朝廷每有命令。一班儒生。最喜發出反對議論。毀謗君上。煽惑人民。實屬目無法紀。此種惡習。若不嚴行革除。必至號令不行。是非倒置。爲害甚大。惟是種種議論。都由迂儒平日但知讀書講學。不識世務所致。臣之愚見。請將一切史書。非記秦事者。並皆燒却。除官中藏書。仍歸博士掌管保存外。凡民間平日所藏詩書。及諸子百家書籍。通令盡數交與該管地方官。一律燒毀。此後人民有敢偶然談起詩書者。卽行正法。如敢引證古典。譏笑時政者。誅及三族。官吏聞有此種情事。不卽舉發者。與之同罪。自此令發布之後。三十日以內。尙未將書燒毀者。將違犯之人。面上刺字。發往邊地。白晝偵探匈奴。夜間築造長城。四年滿罪。名曰城旦。只餘醫藥。卜筮栽種之書。不必燒毀。人民如有欲學法令者。可拜官吏爲師。似此辦法。方可尊重朝廷。屏除浮

議。

始
皇聞
李斯
所說
暗想
此法
甚好
不但
可絕
許多
謗

言。

且與自己所主張之愚民政策相合。遂下詔依議辦理。於是民



始 皇 焚 書 坑 儒

間所有古書。盡付一炬。五經中只有易經。視爲卜筮之書。未遭此厄。但當時所燒。不過民間之書。至官中藏書。仍然存在。直至後來項羽入咸陽。放火焚燒宮室。始將書籍燒個淨絕。至今世人但知歸罪始皇。却不知項羽也有關係。

且說始皇下令焚書之後。過了一年。心想巡遊北方。便下詔令蒙恬開築直道一條。自雲陽至九原。雲陽今陝西淳化縣。九原今綏遠五原縣。共長一千八百里。沿途開鑿山陵。填平溪谷。費却許多人工。經營數年。竟未成就。

始皇已命蒙恬去後。却又想大興土木。建築宮殿。說起當時現成宮殿。不爲不多。除咸陽正宮外。所有離宮。在關內者三百所。在關外者四百餘所。先是削平六國之時。每破一國。始皇卽命畫工。將其宮室。繪成圖樣。就咸陽北坂上。照樣建築。南臨渭水。西自雍門。

東至涇渭二水合流之處。一路樓閣連綿。複道貫通。又將所擄各國妃嬪子女寶器珍玩。安置其中。後來復在渭南建築一宮。初名信宮。後改極廟。取天文中宮名曰天極之意。由極廟開道通至驪山。復建甘泉前殿。築甬道直達咸陽宮。此外尚有章臺上林。都在渭水之南。始皇有此許多離宮別苑。已是游玩不盡。今又想起咸陽正宮。乃是先代建築。當時不過是一國諸侯。規模自然狹隘。今我既爲天子。所有文武官吏以及隨從人等。增加甚多。每遇正式朝會宴享。覺得宮庭過小。人衆擁擠不開。必須另建一極大宮殿。方足以壯觀瞻。

始皇欲建新宮。自然應先擇地。咸陽人煙稠密。空地無多。只有渭南上林苑中。空地不少。距離咸陽又近。且聞周文王建都於豐。武王建都於鎬。上林地。在豐鎬之間。正是帝王都會。始皇計算已定。

命工畫成樣本。先行建築前殿。此殿之高大。古來無比。計東西廣五百步。南北長五十丈。每值大朝會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豎立五丈大旗。一遇宴享。用車巡行斟酒。用馬傳遞殽饌。殿之四圍架木爲柵。上可行車。由殿下築路。直至南山。就山頂上安設華表。算是門闕。又按天文星象。天極紫宮之後。有十七星。渡過天河。直至營室。名爲閣道。始皇便將渭水當作天河。就水上建築一橋。橋闊六丈。長二百八十步。渡過渭水。以像天文之閣道。統計此宮所占地盤。北至甘泉九嶼。南至鄠杜。東至黃河。西至汧渭之交。東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似此工程浩大。需用材料甚多。始皇分遣人役。前往楚蜀各地。採辦材木。運至關中。一面兼修治驪山墳墓。發宮刑、徒刑人犯七十餘萬人。分頭工作。直至始皇死後。此宮尙未完工。

始皇本意欲俟宮成。別立美名。時人因其前殿四阿廣闊。便依形立名。名曰阿房。故天下皆稱爲阿房宮。唐人杜牧有阿房宮賦。其文如下。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鬪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蟲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絃。爲秦宮人。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輾輾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

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鼎鑊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邈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

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此賦形容阿房宮之廣大。淋漓盡致。可謂古今中外第一大宮矣。當日盧生自從假作仙書。瞞過始皇之後。仍得始皇寵任。屢受賞賜。他心尙不足。又在外招權納賄。作弊既多。惟恐始皇察出。以此常懷疑懼。今見始皇大興土木。因想出一計。欲使始皇終日在宮尋樂。被聲色迷住。不問外事。便可由他任意妄爲。無所忌憚。遂往見始皇說道。臣等奉命往求靈芝奇藥及仙人。往往不能遇得。據臣愚見。就中似有惡鬼作祟。大凡人君欲求神仙。必須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既辟。真人自至。所謂真人者。神通廣大。能入水不溼。入火不焚。上乘雲氣往來。壽與天地同久。今主上因留心政事。未能恬淡無爲。平時遊幸所在。往往使臣下得知。此於求仙大有妨礙。願主上此後所到之處。勿使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方可求得。

始皇聽盧生之言。甚以爲然。不待說完。因接口道。我甚仰慕真人。從今以後。便自稱爲真人。不再稱朕。遂依照盧生之言。下令凡咸陽近旁二百里之內。所有宮觀二百七十所。一律建成複道。或甬道。彼此連接。以便遊行時。旁人無從窺見。各處分住妃嬪美人。並將日用器具。陳設物品。一律配置齊全。臨時不必遷移。以免動人耳目。又通告隨從人員。所到之處。當守祕密。不得漏洩。違者立處死刑。從此始皇遂日在宮內微行。未知盧生此計有無效果。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興大獄儒生受坑 避暴秦方士入海

話說始皇雖信盧生之言。日在宮內微行。然仍照常閱看文書。判決政務。並不因求仙之故。稍有荒廢。羣臣每日都到咸陽宮。等候批示下來。各依職守辦事。始皇心中。終因久未外出。時恐受人蒙

蔽。身子雖然閑曠。心中却更焦勞。諸位莫看得專制皇帝是容易做的。

一日始皇駕到梁山宮。偶然登山遊玩。忽見一隊車馬。由山下經過。前呼後擁。十分顯赫。始皇問是何人。左右回奏。說是丞相。始皇對左右道。我從未見過丞相出門。原來如此威風。言下露出不悅之色。其時丞相不知始皇就在山上。安然過去。却有始皇身邊一個近侍。素與丞相親密。見始皇不喜。暗地遣人飛報丞相。丞相得知。吃驚不小。過了數日。始皇又在一處遇見丞相。覺得隨從人馬。比前減少許多。心下頓然悟道。此必近侍漏洩吾言。遂立喚近侍至前。逐一詰問。大眾皆不承認。始皇大怒。叱令武士將前日隨從在旁近侍。一概縛出斬首。餘人嚇得膽戰心寒。益加警戒。不敢多口。以後始皇遊行所在。外間果無一人得知。

盧生見始皇雖依言微行。却不爲聲色所迷。御下更加嚴刻。心想此計不能見功。我若留戀不去。必遭誅戮。乃與侯生等密議道。主上天性剛戾。親近獄吏。喜用嚴刑。又貪戀權勢。不肯恬淡無爲。吾輩不能爲之求仙尋藥。不如棄之而去。二人議定。遂結伴逃走。事後有人將逃走消息。並臨行言語。報與始皇。始皇聞知。拍案大怒道。我平日收召許多文學方術之士。希望可以致太平。求長生。誰知韓終一去不回。徐福等費錢無數。並未得有奇藥。且聞有受賄舞弊情事。至如盧生諸人。我對之尤加禮貌。優給賞賜。如此厚待。竟敢出言誹謗。必須拏獲。處以重刑。方洩我忿。於是通令各地嚴密查捕。各地官吏奉命。四出訪拏。竟未尋獲。

始皇心中痛恨盧生諸人。偏偏被他逃脫。無處洩忿。忽想起二人本是儒生。遂遷怒到一班儒生身上。說道。諸生在咸陽地方。我曾

使人察訪。往往造作妖言。迷惑黔首。若不盡法懲治。何以儆戒。將來便下詔命。御史將在京。儒生一律傳到。逐人究問。有無造言惑衆。一班儒生。中有平日喜發議論者。便坐以誹謗之罪。輾轉牽引。連累之人。不



使人察訪。往往造作妖言。迷惑黔首。若不盡法懲治。何以儆戒。將

計其數。御史將案情供詞覆奏。始皇自行按名定罪。共有四百六十餘人。定了死罪。一律正法。咸陽市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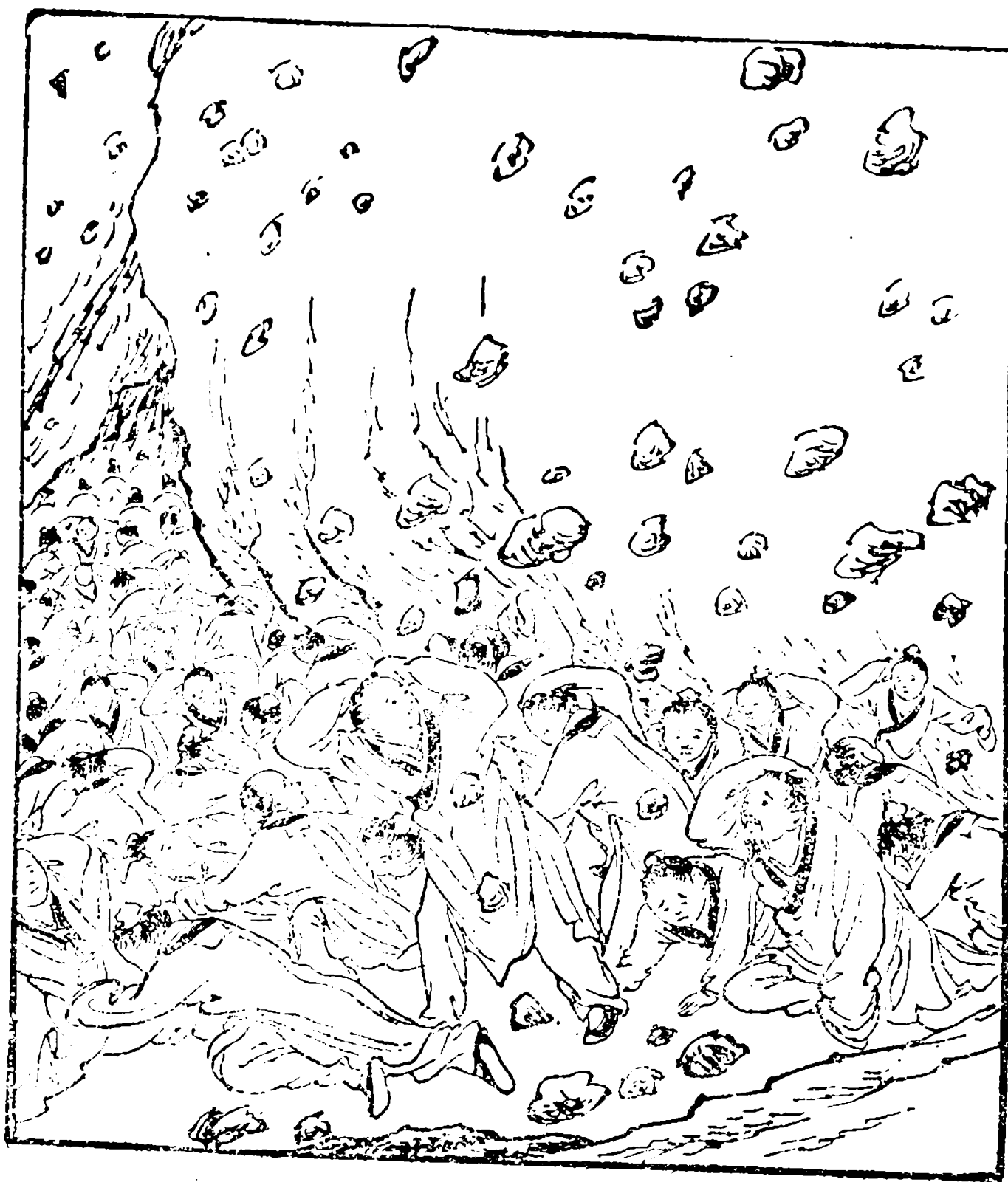
始皇長子扶蘇。居心倒還仁厚。每遇始皇殘暴行爲。常行諫阻。今見始皇欲殺儒生多人。因進言道。現在天下初定。遠方人民。尙未歸心。一班儒生。都是誦法孔教。若加以嚴法。恐致天下不安。始皇正在盛怒。不但不聽。反厭扶蘇多言。命其前往上郡。爲蒙恬監軍去了。

始皇怒猶未息。因見此次所殺儒生。僅限咸陽一地。想此等人各處多有。平日最喜搖唇鼓舌。譏刺時政。如今聞我殺死多人。正是兔死狐悲。物傷其類。諸人心中。必然不服。不如趁此一律勦除。但若通令各地方官究治。恐天下騷動。或生變亂。且風聲一露。狡滑者先期逃避。反多漏網。惟有用利祿誘之使來。然後不動聲色。一

網打盡。始皇想定主意。託詞招致賢才。命各郡縣徵集儒生。限期送京。聽候錄用。此詔一下。遂有許多貪圖富貴之人。如蟻慕羶。如蛾投火。紛紛來京。待得到齊。已有七百人。始皇一概召見。假意溫言慰諭。都拜爲郎。諸生受職謝恩。各自歡喜。

始皇乃密喚親信之人。近前囑付道。汝可前往驪山。尋溫泉近旁之地。栽下瓜種。須要他冬月結實。待得瓜實成時。使人來報。不可有誤。亦不可漏洩於人。其人奉命前往。就馬谷地方。依言栽下瓜種。瓜得了溫泉暖氣。寒冬時候。居然發芽引蔓。結子成實。於是使人上書報告此事。始皇假作驚異。召集諸生問道。近日如此嚴寒。竟有人報稱驪山地方。瓜忽結實。不知是何原因。諸生見問。各陳意見。有說是祥瑞者。有說是災異者。議論不一。始皇因對諸生道。汝等未曾目覩真瓜。各自懸想揣測。所以意見不同。可卽親往其

地。看個明白。再行議決覆奏。諸生奉詔。一齊前往。到得谷中。看見瓜實。人人指天畫地。大發議論。各執一說。互相辯駁。始皇已預先遣人在四圍山上。安設伏機。堆積無數土



疏驪及山史種瓜儒事林尙正書孔序

石等候諸生到來。守機人便將伏機發動。諸生正在興高采烈。引經據典。爭議未決。忽見土石如雨雹一般。從四面山上飛墜下來。慌得四下亂竄。無如窮谷之中。出路已斷。無處逃避。一時呼號之聲。震天動地。慘不忍聞。守機人只顧將土石填下。直壓到大衆無聲。方始罷手。可憐七百人。全數活埋在內。至今驪山馬谷西岸。尙有高坑。父老相傳。卽秦坑儒之處。具馬谷坑儒之志後人號其地爲愍賢鄉。唐明皇改爲坑儒鄉。建立旌儒廟。

當日盧生逃走。始皇發怒。言語連到徐福身上。徐福心中已抱不安。後又見始皇歸罪儒生。興起大獄。愈加危懼。心想數年來求仙尋藥。毫無效果。終久必遭殺害。不如設法逃走。但平空逃走。始皇聞知。定然下詔捕拏。若被迫獲。命仍不保。惟有逃往海外。到他權力不及之處。覓地居住。方得安穩。事有湊巧。徐福正在設法逃走。

忽奉始皇召見。命他前往東海祖洲。見徐海內尋祖洲記事尋覓不死之藥。

原來始皇數日前。據官吏報告。大宛地方。多有枉死之人。尸身橫在道上。近來常有飛鳥。形狀如鳥。口銜一草。飛近死人身旁。將草放置面上。其人立時復活。即能起坐。因拾得此草一本。呈上。始皇聽奏。甚覺奇異。遂將此草。遍示羣臣。並皆不識。有人奏說。現在北郭。有一鬼谷先生。隱居學道。博物多聞。請主上遣使問之。或能識得。始皇依言。立遣近侍。將此草往問鬼谷先生。鬼谷先生見了此草。因說道。此乃東海祖洲所產。祖洲在東海之中。地方五百里。距中國七萬里。此草生在瓊田之中。亦名養神芝。其葉狀似菰。苗叢生長三四尺。凡人死三日之內。將草覆其面上。皆可復活。一株可活一人。服之令人長生。

使者將言回覆始皇。始皇聞得。心中大喜。故特命徐福往尋。徐福聞命。正中其意。便想趁此逃走。又想到獨身逃往海外。未免生活艱難。必須如此如此。料想始皇急於求藥。不至生疑。計算既定。因對始皇說道。欲到祖洲。須要童男童女各三千人。並五穀種子。百工技藝。一切完全。裝載數十大船。方能求得不死之草。始皇不知徐福用意。也不問其作何用處。命人如言備辦。徐福辭別始皇。率領諸人。乘船渡海而去。欲知徐福此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比封君傳披貨殖 禮貞婦臺築懷清

話說徐福奉始皇之命。往祖洲尋不死之草。帶領一班童男女等。乘船向東海進發。行經多日。但見一片汪洋。海水作深碧色。四顧無岸。一日遠遠望見一個海島。徐福催船前進。到得岸邊。將船一齊下碇泊住。徐福登岸瞭望一回。見平原廣大。可容多人。山水清

秀。氣候溫和。但是榛莽荒蕪。毫無人跡。若慢慢開闢起來。可成樂土。徐福暗喜。回到船中。分付隨來之人。一概登陸。方對衆人說明來意。衆人心想久住內地。身遭虐政。苦不可言。今得到此新世界。雖開闢須費工夫。但免受壓制。已覺快樂。於是大衆都慨然應諾。歡歡喜喜。各將生平技藝。就荒島上施展一番。有鑿井者。有耕



有鑿井者。有耕

田者。有製造器物者。有建築房屋者。不多幾時。一切完備。若比起魯濱孫漂流絕島故事。彼是意外之遭逢。此爲意中所預定。似彼難而此易。但彼是理想。此是實事。畢竟彼易而此難。話休煩絮。却說徐福。又將帶來童男女配成夫婦。從此在島上安居樂業。既不須納稅服役。又不遭苛法酷刑。居然一海外桃源。大可避秦矣。現在日本某地。尙有古墓。相傳卽是徐福葬身之處。

始皇自命徐福去後。日坐宮中。閱看文書。留心各處消息。忽見隴西官吏報告。烏氏縣烏氏在今甘肅平涼縣人名保。由牧畜致富情形。原來

烏氏保。自幼生長西北地方。因見西北一帶都是荒原曠野。最宜牧畜。遂籌備資本。買得馬牛羊等。盡心牧養。過了數年。牲畜既多。便行發賣與人。得了賣價。却別作計算。心想牲畜從小牧養起來。須費許多工夫時日。到得長大賣錢。除去成本耗用。終覺獲利不

豐。從前資本微薄。只好營此辛苦事業。現在既經賣得一宗大錢。必須另換一種簡便方法。烏氏保想定主意。便到內地。購買綢緞綾絹。以及新奇物品。運出塞外。只因久居邊地。素與戎人熟悉。通其言語。便將以上各物。私自獻與戎王。原來戎人生活。與匈奴相似。居住塞外荒寒之地。專以牧畜爲業。所有衣服用品。都甚粗惡。最是仰慕中國所產綢緞等物。但恨中外阻隔。無由到手。此次戎王得烏氏保所獻各物。生平都未見過。不覺喜出望外。看了此件。又看彼件。件件皆是心愛。直把玩到不忍釋手。要是謙讓不收。心中甚難割捨。但萬無白受他人禮物之理。自須用物報酬。又想起報酬之物。其價值必須高過原物。方不至累人賠本。今此諸物。究竟價值若干。無從曉得。戎王所有的。無過馬牛羊等牲畜。平日看得甚賤。此番估起價值。便將十匹之馬。抵作一匹綢緞之價。十頭

之牛。或二三十頭之羊。抵作一匹綾絹之價。結果一算。竟將無數牲畜。給與烏氏保。作為答謝。烏氏保落得全數收受。辭別戎王回家。將所得牲畜估出價值。比較原買各物。竟有十倍以上之利。此牲畜都



經戎人養得長大。烏氏保享受現成。無論世上何種買賣。不能及此利益。從此烏氏保依著原法。二次三次。接續而行。不上數年。所養牛馬。漫山徧野。皆是僱就許多牧人。每日放出。飲水喫草。及至傍晚。收回之際。因爲數目太多。不及按頭點算。便都驅到一最大山谷裏。等到牛馬塞滿谷中。算是足了原數。並無遺失。因此人稱爲谷量牛馬。其家之富。不言可知。始皇見奏甚悅。立即下詔。將烏氏保比之封君。每遇年節。准其入朝。隨班慶賀。與諸侯並列。過了數日。始皇又得巴郡。巴郡即今四川巴縣郡守報告。中敘本郡有一寡婦。名清。丈夫早死。自己年紀尙少。立志守節。不肯再嫁。夫家先代得了一所硃砂礦。當時呼爲丹穴。所出硃砂甚多。一門數代。恃此爲生。也就積下許多家財。寡婦清自夫死之後。親自擔當家務。經營礦業。財產愈加興旺。鄉里之人。見其青年美貌。家產又多。大眾

羨慕。爭欲娶之爲妻。便厚賄媒婆。花言巧語。前往說親。誰知寡婦清全不動心。三番五次。拒絕回去。他既不肯改嫁。衆人自應罷休。偏有一班輕薄少年。無賴子弟。想用種種計策。誘他破節。寡婦清知道有人暗地算他。不得不步步留心。預爲防備。平日多畜婢僕。嚴分內外。謹守門戶。一舉一動。毫不苟且。又不時周卹鄉里。賑濟貧窮。本地之人。無不道他一聲好。一班浪子。遂亦不敢侵犯。事爲郡守聞知。故特申報始皇。始皇平日最重貞節。始皇前在泰山刻石。有男女禮順。慎閱此報告。心想寡婦清真是一位貞婦。必須特別優待。使天下婦女。聞風興起。於是下詔大加褒美。特召寡婦清入朝。觀見沿途通飭驛吏。預備車馬迎送。並飭地方官。辦理供應。不得怠慢。

寡婦清奉詔到得京師。朝見始皇。始皇竟用客禮看待。厚加賞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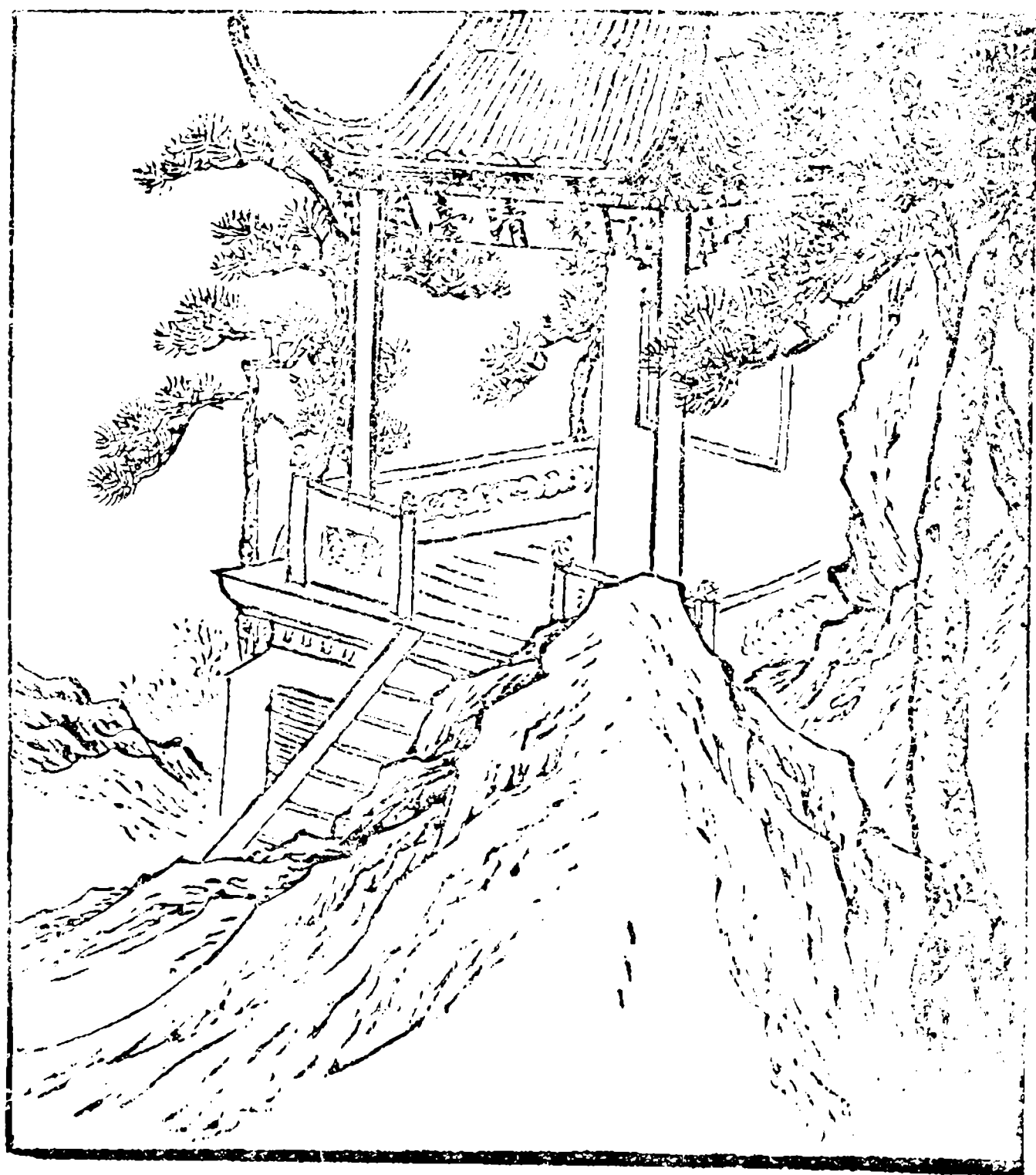
遵職事之語。後在會稽刻石。又有防隔內外之證。禁止淫佚。男女潔誠之語。是尊重貞節之證。

閱此報告。心想寡婦

始皇前在泰山刻石。有男女禮順。慎

過了數日。寡婦清告辭回。家。始皇命羣臣在城外餞送。一路上。仍飭官吏依前照料。又命巴郡郡守就寡婦清本鄉附近高山之上。築臺一座。務

要高大華美。臺成。始皇命名爲懷清臺。以示旌表貞節之意。後人



因呼其山爲臺山。臺山在今川奉節縣又曰貞女山。此二事係明詔宣布到處皆知。一時傳爲美談。

始皇一心盼望到祖洲尋藥的徐福。快快回來。將不死之草。連根吞下。活到與天同休。收拾得秦國江山。如鐵桶一般。方稱心願。悶坐之中。無端來了烏氏保寡婦清兩件事。隨手發落。只算略爲解悶。其心仍繫在徐福身上。屈指一算。徐福去後。早已經年。杳無消息。一日偶閱文書。見東郡。東郡爲舊時直隸地。名府山。東郡守報告。說是某月某日。天上忽落下一星。到得地上。化爲石頭。不知何故。石上忽現出文字道。『始皇帝死而地分。』細看七字。並是陰文。了了可辨。始皇平日最忌言死。得此報告。心中大怒。因此又引動殺機。連累無辜。死了多人。欲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驚惡兆始皇道死 行廢立趙高首謀

話說秦始皇三十六年。忽得東郡報告。墜星石上現出文字。偏是不吉之語。觸犯始皇忌諱。不覺大怒。心想此文字定是人民刻成。此等無知頑民。竟敢咒詛朕躬。可惡之極。立命御史前往東郡。就附近居民逐戶查問。究出私刻之人。嚴行辦罪。御史奉命而去。見石上文字。果似人工雕刻。但追究起來。竟無一人承認。又不能尋得憑據。指出犯罪之人。御史沒法。只得回京覆命。始皇聽了。也不管何人所爲。下令將石旁居民一概殺死。並將此石架起。柴炭燒毀。地方官奉詔。立將附近人民盡數拏下。綁赴法場斬首。共計數百人。人人叫屈連天。有冤也無處訴。真是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

始皇雖然殺死多人。稍平怒氣。但心中終覺得是個惡兆。又想起連年招致方士求仙尋藥。毫無成效。盧生既情虛逃走。徐福又一

去不回。眼見得長生不死之事。已是絕望。因此思來想去。悶悶不樂。興致索然。一日忽命博士作仙真人詩。詩成交與樂工。令其譜入音樂。作爲歌曲。每遇閒暇或出游時。便令樂工歌唱此曲。藉以排遣心情。誰知又有不吉之兆。接連而來。當年秋月。有一官吏奉使回京。見了始皇。



報說此次由關東夜行。路過華陰平舒地方。華陰縣在今陝西忽望見有素車白馬。從華山上馳下。漸漸行近。車中有人。手持一璧。授與使臣道。汝將此璧爲我贈與滈池君。可告以明年祖龍當死。使臣接璧。心中詫異。方欲動問。頃刻間車馬連人。忽然不見。真是奇怪之事。說畢將璧呈上。始皇聞言。心想祖者始也。龍者人君之象。祖龍二字。明是指著自己。此番不比從前。乃是使臣親見。況又有璧爲據。想到此處。呆了半晌。方始勉強說道。聞說山鬼。但知一歲之事。若明年之事。彼等豈能預知。所言殊不足信。使臣無言退出。始皇又自己寬解道。祖龍不過是說人之先代耳。遂將璧交與掌管御府官吏。令其驗明。據回報說是二十八年出遊渡江時祭祀江神所投之璧。始皇見說。心想此又是水神作怪。竟不是山鬼了。因此心中疑惑不定。遂命太卜。太卜是官卜得一卦。據云出游移

徙最吉。始皇便敕官吏將

內地人民三萬家移至北

河。北河爲二今縣山西蒙古托

爾多安斯之左翼及榆中爲榆今中

茂明二處居住。

以應卦兆。

到了三十七年十月。始皇

擇定吉日出遊。命左丞相

李斯中車府令趙高隨行。

右丞相馮去疾留守。始皇

少子胡亥素得寵愛。此次

自願從游。始皇應允。十一



月。南行到雲夢。北雲夢二縣湖南名今在涇湖過丹陽。丹陽今安徽當塗縣抵錢塘。今錢塘

縣江杭上會稽。會稽山在縣今祭大禹。又循海北上。至瑯琊。始皇求仙

之心。尙未盡死。便考問一班方士。方士恐始皇見責。假說道。蓬萊仙藥。本可取得。奈因海上往往有大蛟魚爲害。所以不敢前往。最好尋得善射之人。乘船同去。遇見蛟魚。便用弩箭射之。始皇聽了。信以爲實。不去追究。

原來始皇曾夢見自己與海神爭戰。海神身披盔甲。手執戈矛。形狀與人無異。到得醒來。立召占夢博士問之。博士答道。水神平日人不得見。大約每出。必有大魚或蛟龍隨之。故可以大魚蛟龍爲驗。今陛下祭祀百神。甚屬盡禮。乃有此種惡神。膽敢作祟。必須將其除滅。然後吉神自至。始皇聞言。記在心上。今見方士所說。與博士不謀而合。愈加深信不疑。遂命入海方士。船中隨帶捕拿大魚

器具。一面挑選多
力善射之人。架起
連枝弩箭。隨著車
駕。沿海而行。預備
與海神交戰。遂自
由瑯琊起程。向北
經過勞山。今勞山在東
成山。即南縣。今成山在東
文登縣一路留心
望著海洋。不見大
魚蹤影。直至芝罘。

芝罘在東山縣在東北

始見大魚。連發弩箭。射死一尾。始皇算是戰勝海



神便命駕回京。

始皇渡過黃河。行至平原津。平原津在縣今忽然患病。漸漸沈重。一

日到得沙丘。沙丘在東北直隸此地前屬趙國。建有行宮。趙武靈王

身死於此。始皇因暫駐行宮養病。羣臣見始皇病重。知他平日最

惡言死。故無一人敢道及死後之事。後來始皇病得昏迷幾次。自

知不起。召李斯近前。口授言語。製成璽書。賜與長子扶蘇。命其將

兵事交付蒙恬。速即趕回咸陽。等候靈柩到時會葬。此書寫就。封

好。交與中車府令趙高收藏。尙未發遣使者。到得七月丙寅日。始

皇身死沙丘平臺。享年五十歲。可憐一世之雄。化作南柯一夢。清

人謝啓昆有詩詠始皇道。

函谷關開瞰六王。天留一局待更張。惡名莫漫歸秦始。良法安
能泥古皇。十二金人鑄銅狄。三千粉黛貯阿房。誰蒙萬世無窮

利。星墮疆分刻石旁。

始皇既死。丞相李斯見皇帝死在外間。恐天下發生變故。分付祕不發喪。將始皇尸身。草草棺斂。只有少子胡亥與趙高及親信宦官五六人。得知其事。趙高遂因此生出奪嫡之計。

說起趙高出身。本屬卑賤。其父犯法下獄。身受宮刑。其母因父連累。沒爲奴婢。復與他人私通。生高兄弟數人。皆冒父姓。其母後又犯罪誅死。高亦被宮。選入宮中。充當宦官。爲人狡詐陰險。善伺人意。竟得始皇賞識。稱其辦事強幹。習練刑法。命爲中車府令。教胡亥審判獄訟。趙高便極力奉承。買得胡亥十分寵信。但他平日爲人。本不安分。一旦得志。自然營私舞弊。犯下大罪。忽被發覺。始皇便將趙高交與蒙毅審理。蒙毅審出所犯情節重大。應處死刑。遂依律判決。覆奏上來。始皇平日殺戮無辜。不稍動念。今獨愛惜趙

高念其辦事勤敏。特命赦其死罪。並復官職。

趙高既得性命。不思悔過。反恨蒙毅。便想設計害他。無如蒙毅乃蒙恬之弟。祖父世爲秦將。立有大功。始皇知其兄弟忠實。十分信任。用蒙恬爲將軍。在外掌兵。蒙毅爲上卿。居中用事。滿朝將相。都及其恩遇。趙高雖然懷恨。無從下手。此次始皇出遊。蒙毅自然隨行。誰知始皇半途得病。便使蒙毅往各處名山大川祈禱。蒙毅奉命而行。未及回報。始皇已死。趙高趁蒙毅不在。謀立胡亥爲嗣。自己方得專權。且可報復仇恨。

趙高主意既定。因先對胡亥說道。主上駕崩。並無遺詔。封立諸子爲王。單單賜書與長子。將來長子卽皇帝位。公子並無尺寸之地。如何是好。胡亥道。父命如此。更有何說。趙高接說道。此卻不然。今欲掌握大權與否。惟在公子與高及丞相而已。願公子留意。須居

人上。勿爲人下。胡亥驚道。此悖理之事。切不可行。趙高道。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不稱其不忠。衛輒拒其父。孔子不指爲不孝。總之。行大事者。不顧小謹。若猶豫不決。必致後悔。願公子斷然行之。遂用種種言語。說得胡亥心動。

趙高見胡亥已允。因道。此事不與丞相商定。恐不能成。臣請爲公子向丞相計議。趙高遂往見李斯。道。主上已崩。外間並無人知。現所賜長子之書。與同符璽。並存胡亥處。欲立何人爲太子。全在君侯與高之口。此事究當如何辦理。李斯聽了。大驚道。何來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應議之事。趙高見李斯不肯答應。便將切已利害動之。因說道。君侯自料才能功業謀略。比蒙恬如何。不結怨於人民。得長子之信任。比蒙恬又如何。李斯答道。此五者吾皆不及蒙恬。但不知足下何以責備如此之深。趙高道。今若使長子卽位。必用

蒙恬爲丞相。君侯欲思懷通侯之印。榮歸鄉里。必不可得。高自受詔。教胡亥學法數年。見其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諸公子未有能及之者。君侯若立之爲嗣。可長享封侯之貴。倘決意不聽。必至禍及子孫。可爲寒心。君侯將何以自處。李斯見趙高與胡亥事在必行。已若反對。又恐力不能制。反受其害。一時身家念重。只得應允。趙高滿心歡喜。回報胡亥。三人遂相聚一處。商議篡立之策。欲知所謀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二世篡位咸陽宮 始皇歸葬驪山墓

話說趙高同著李斯胡亥。密議篡立之策。先將始皇賜與扶蘇璽書燒毀。假傳始皇遺詔。立胡亥爲太子。別作一書。賜與扶蘇蒙恬。說他二人帶兵數十萬。在邊已久。士卒多死。不能立功。扶蘇反敢時常上書誹謗。都因未奉命令。不得歸爲太子。所以日夜怨望。扶

蘇爲子不孝。今賜以寶劍。可卽自殺。蒙恬不能諫正扶蘇。反與通同一氣。爲臣不忠。一併賜死。卽將兵事交與裨將王離掌管。此書寫就。蓋上御璽。命胡亥門下親信之人爲使。星夜齎往上郡。趙高等仍在沙丘等候回音。

趙高等派往之使。不消幾時。到了上郡。開讀詔書已畢。扶蘇捧著賜劍。一路涕泣。走入內房。便欲自殺。蒙恬連忙趕入。止住說道。主上出巡在外。未立太子。命臣帶兵三十萬守邊。公子親爲監軍。此乃天下重任。今僅憑一使。便欲自殺。安知使者非詐。應遣人向主上處請命。如果屬實。再死未晚。扶蘇素性忠厚。又被使者幾番催促。乃對蒙恬道。父命子死。不得不死。何用再請。說畢。遂伏劍自盡。蒙恬見扶蘇已死。自己卻不肯便死。必欲遣人請命。看個究竟。使者亦無如之何。遂將蒙恬交與陽周縣西陽周西在今陝北官下獄看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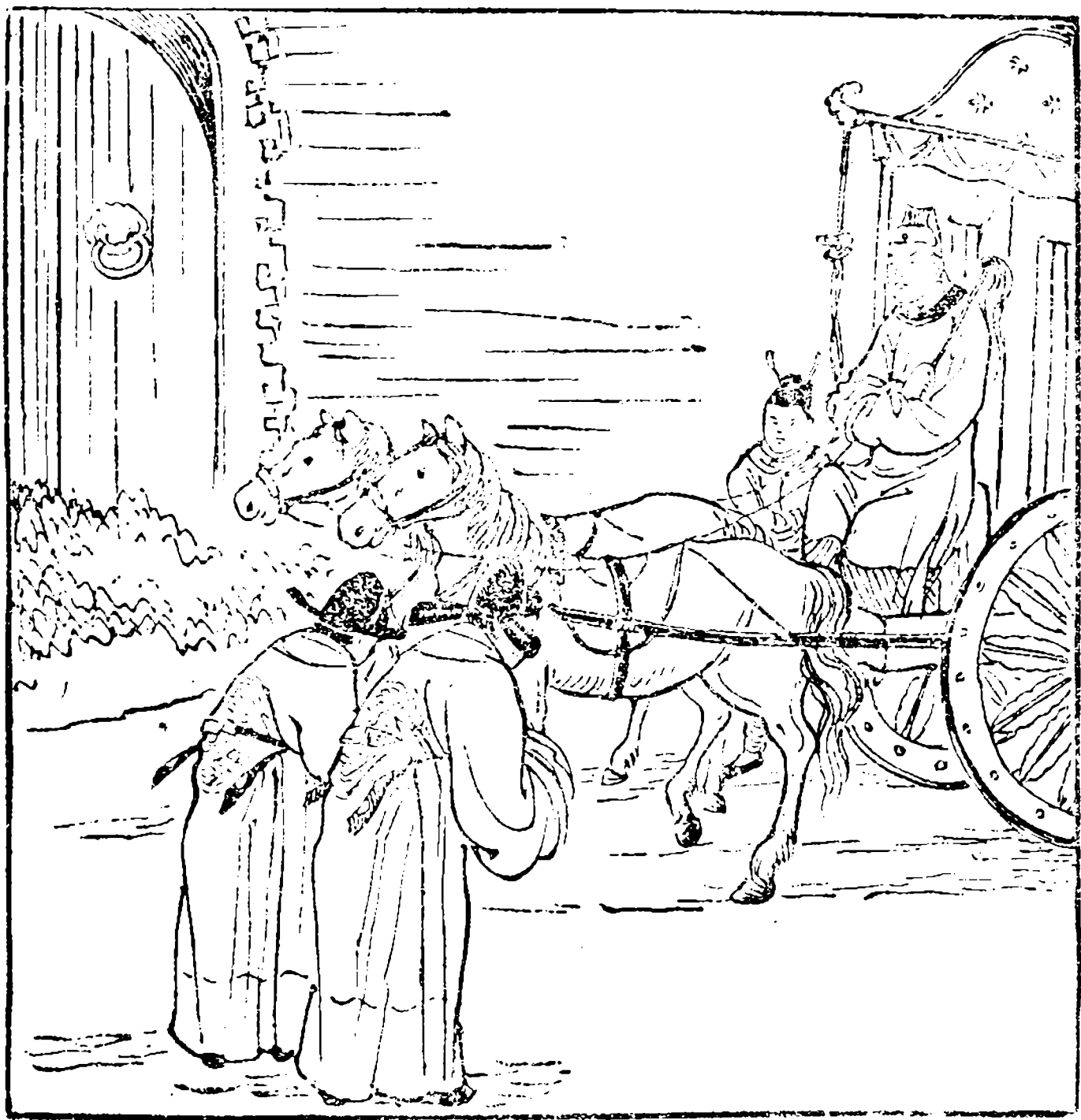
使者見事已畢。趕回報知胡亥與李斯趙高。三人皆大喜。胡亥聞扶蘇已死。便想將蒙恬釋放。趙高恐蒙氏兄弟復得進用。遂誣陷蒙毅道。先帝素愛公子。久欲立爲太子。只因蒙毅諫阻。以致中止。此等不忠之人。罪該正法。胡亥依言。命使往拏蒙毅。正值蒙毅祈禱事畢。回至代地。

代地在今直隸蔚縣東

使者傳旨。將其下獄。

趙高等見諸事順手。篡立可望成功。便假傳始皇命令。起駕回宮。將始皇尸身。載入輜輶車中。此車本係臥車。四邊有窗。只說始皇因病畏風。緊閉窗櫺。遣始皇寵信宦官。陪坐車上。所至地方。依時進奉飲食。文武百官。照常在車旁奏事。宦官在車內。假傳始皇旨意。允准所奏。一路行去。並未被人察破。但無意中卻露出破綻來。只因時當八月。天氣尙熱。始皇尸身蒸發。便從輜輶車上放出一陣臭氣。觸鼻難聞。李斯與趙高商議道。此節最易動人之疑。如何

遮蓋得住。趙高想
出一法。命從官車
上。各裝醃魚一石。
以亂尸氣。使聞者
無從細辨。一面催
促車仗。日夜趲行。
循著蒙恬所築直
道前進。一到咸陽。
入得宮中。立刻發
喪。李斯趙高便扶
胡亥。卽皇帝位。是
爲二世皇帝。



一班大臣及諸公子。聞得始皇已死。新皇帝卽位。一齊入宮哭臨。並向新君稱賀。各人聽說扶蘇賜死。胡亥嗣立。心中雖然懷疑。但事實真假。無從得知。也就不敢提及此事。二世竟安然坐了帝位。便替始皇大營喪事。喪中陳設之美。儀節之盛。費用之奢。自不消說。

到得九月。卽將始皇安葬。至於墓地。當始皇卽位之初。已擇定驪山地方。發遣人夫。穿壙起土。後來得了天下。又用犯罪徒人數十萬作工。只因驪山上有土無石。遂分派徒人。到渭北諸山。採石運來。又因秦川北流。當住墓道。乃將水道填塞。移向東西流去。當時運石徒人。勞苦怨恨。遂作歌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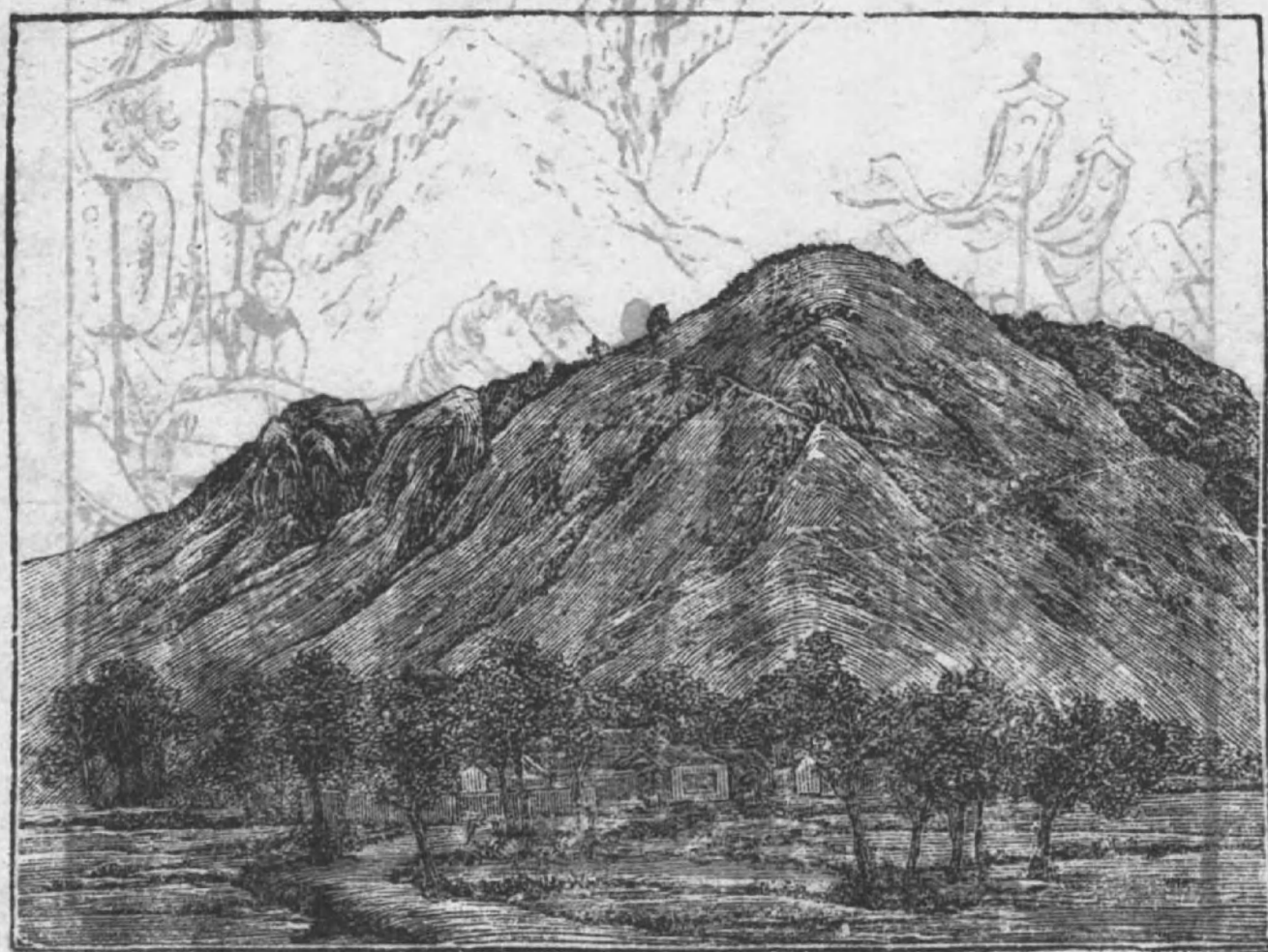
運石甘泉口。渭水爲不流。千人一唱。萬人相鉤。

始皇命李斯監工。李斯報說。現在發掘已到極深。鑿之不入。燒之

不燃。用手叩之。其中空空。似乎其下有天。始皇尙嫌太小。命再旁開三百步。然後住手。總計建造工程。歷時十年。方始完竣。此墓高大。可謂古今無兩。裏面竟是一座大宮殿。外面便成一座大山林。墳身計高五十餘丈。周圍約有五里餘。穿地之深。直透過三重泉水。壙之四圍。用銅鎔成牆壁。外塗以漆。壙中上備天

山

驪



文也有日月星
辰皆用大明珠
綴成下備地理
也有江河湖海
以水銀爲水安
設機器使之周
流不息中間建
築宮觀苑囿備
置奇珍古玩並
雕刻百官石像
排列兩旁又用
金銀爲鳬雁玉



石爲松柏。壙中所燃之燭。皆用人魚油爲之。人魚形狀似人。長尺餘。肉不中食。出東海中。取其油作燭。點之壙中。能經久不滅。

二世見始皇墓中。工程已十分完全。又命將始皇妃嬪及御幸宮人。凡未曾生子者。都令殉葬。應行殉葬之人。不計其數。到了葬日。始皇棺槨既下。便將殉葬諸人納入。外面重重封閉。又因壙中寶物甚多。恐將來被人發掘。令工匠於壙之四圍。安置機關。排列弩箭。人若行到近旁。機關一動。弩箭自能發射。是日因爲葬事。使用工匠甚多。有人向二世說道。此墓不啻一個寶藏。今壙中一切祕密。工匠皆知。若漏洩於外。非同小可。二世深以爲然。暗地設計。等到壙中內門。一律封閉完固。工匠尙未出外。便令人將壙道外門關閉。加土填築。一班工匠人等。何曾得知此事。遂都被埋入壙中。並無一人走脫。又在墓上栽起樹木。儼然天生一座大山。

誰知二世用盡心機。又枉殺許多無辜工匠。不過數年。遂爲項羽發掘。所有珍寶搜括一空。壙道既開。不復填塞。後有兒童到此牧羊。一羊失足。墜入壙中。牧羊兒點起火炬。入內搜尋。及至羊已尋獲。隨手將火炬棄擲穴中。誰知竟延燒起來。一連三月。煙火不絕。壙中一切焚個罄盡。此是後話。

秦牧童遺火故事見三

趙高見始皇葬事已畢。便想謀害蒙恬蒙毅。以報前仇。於是日夜在二世面前。訴說二人罪過。引得二世發怒。欲殺二人。旁有二世兄子子嬰進諫道。蒙恬兄弟爲我朝之大臣謀士。今陛下無故誅之。必致羣臣離心。戰士喪氣。臣竊以爲不可。二世不聽。立遣御史曲宮。前往代地陽周兩處。竟將蒙毅蒙恬。次第傳詔賜死。蒙恬平日爲將。深得士卒之心。此次冤死。士卒皆爲流涕。只有趙高一人。暗自稱快。

光陰迅速。過了一年。是爲二世元年。此時二世年方二十一歲。因趙高擁立有功。便用爲郎中令。參預朝政。親幸無比。一日二世對趙高說道。先帝在日。常巡行郡縣。海內畏服。今朕初卽位。年紀尙小。人民未必歸心。若安居宮中。不出巡行。恐被遠方輕視。何以君臨天下。趙高聞說。便極力贊成出遊。二世遂依照始皇方法。東行郡縣。李斯隨從。自碣石循海南至會稽。沿路遊玩。每到一處。見有始皇所立之石。皆就旁面加刻數語。以表始皇功德。直至四月。始回咸陽。

趙高與二世習處。知他素性闇弱。懶親政務。但知逸樂。心想設法盡除諸公子及各大臣。使二世孤立。自己方得弄權。一日二世坐在宮中。趙高隨侍左右。二世喚趙高近前說道。人生一世。譬如白駒過隙。吾已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今欲快吾心中所欲。極吾耳目

所好。以終吾身。不知此事可行否。趙高聽了。以爲趁此時機正好。行吾之計。因應聲答道。此正賢君應行之事。惟據現在時勢觀之。恐尙未可。二世急問其故。趙高欲言又止。後被二世催促數次。趙高方請二世屏退左右。近前低聲說出。只因數句言語。興起大獄。害死無辜多人。欲知趙高所言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聽奸言大行殺戮 縱淫樂遍肆誅求

話說趙高屏退左右。近前密對二世說道。陛下欲盡情尋樂。臣竊以爲未可者。其中別有緣故。只因當日沙丘奪嫡之謀。事後聞說諸公子及大臣各懷疑心。諸公子皆陛下之兄。各大臣亦係先帝所置。積有功勞。累代顯貴。今陛下卽位未久。左右甚少親信之人。臣又出身微賤。幸蒙陛下拔擢。得居上位。管理內事。諸大臣不過表面聽從。心中不服。久之不免相聚結黨。謀爲變亂。臣正日夜憂

懼。惟恐死無葬身之地。陛下有此後患。欲享安樂。豈非難事。

二世聽了趙高之言。信以爲真。呆了半晌。方說道。爲今之計。如何是好。趙高見二世聽了自己的假話。果然心動。知己中計。因答道。欲除此患。須用威猛。願陛下用法加嚴。令有罪相坐。陸續誅滅大臣及宗室。一切要任。皆改用寒門白丁。何則。貧者驟富。賤者驟貴。必能感激知遇。忠心於陛下。如此則舊臣盡去。恩德歸於陛下。禍害不生。奸謀永息。到得此時。陛下方可高枕無憂。一意快樂。二世聽說。立即依言而行。

原來二世自從了趙高學習法令審判。爲日已久。所見之事。不是斬首刖足。便是夷人三族。平時看著殺人。有如割草一般。習慣成性。早將天性中一點仁慈惻隱之心。喪失已盡。故一聞趙高之言。坦然行之。毫無顧慮。立命有司。將法令改定。比前更加苛刻。又暗

地分遣多人偵探大臣與諸公子舉動。隨時報告。縱使毫無影響之事。亦必捏成過惡。編上罪名。或嗾人告發。或逕自拏辦。每出一案。二世便交與趙高審問。趙高不分皂白。專用嚴刑。屈打成招。並窮究黨羽。株累多人。一律坐罪。不上一月。近侍之官。或死或貶。朝廷一空。宗室中竟有公子十二人。殺死咸陽市上。公主十人。磔死於杜。所有子女家產。盡行沒收入官。尙餘公子將閼兄弟三人。囚繫內宮。未議罪名。只因當時案件過多。刑官辦理不及。故暫將此案擱起。

公子將閼兄弟。無故被囚。不知身犯何罪。更不知二世存心殺他。還想見了二世。自行剖白。偏是二世急於尋樂。見三人尙未了結。便等不得刑官議罪。自己立遣使者。迫其自殺。使者奉命。到得內宮。對三人口傳二世命令。說是汝等犯了不臣之罪。應行處死。就

命使者到來行法。公子將閭聽了。心中不服。便道。吾平日入到宮中。出在朝廷。並未失過禮節。至於受命應對。語言亦未錯誤。自念毫無不臣之處。請將犯罪事實指明。死方甘心。使者道。公子是否有罪。臣不得而知。臣但知奉詔行事。公子將閭冤憤填胸。乃仰面呼天三聲。說道。天乎。吾並無罪。兄弟三人相抱大哭一場。遂皆拔劍自殺。至是始皇子女竟將死絕。

二世對於諸兄姊妹。任意慘殺。怡然不以爲意。當時也有一二朝臣。實在看不過意。婉言進諫。二世大怒。指爲誹謗。發交有司議罪。從此更無人敢言一句。羣臣自保祿位。阿諛取容。一班宗室。人人自危。就中尙有一位公子高。亦是始皇之子。見二世無故大行殺戮。便猜破他疑忌心事。自思二世此種行徑。不將兄弟殺盡不止。我現在雖然倖免。將來難保不別生枝節。歸罪吾身。不但一己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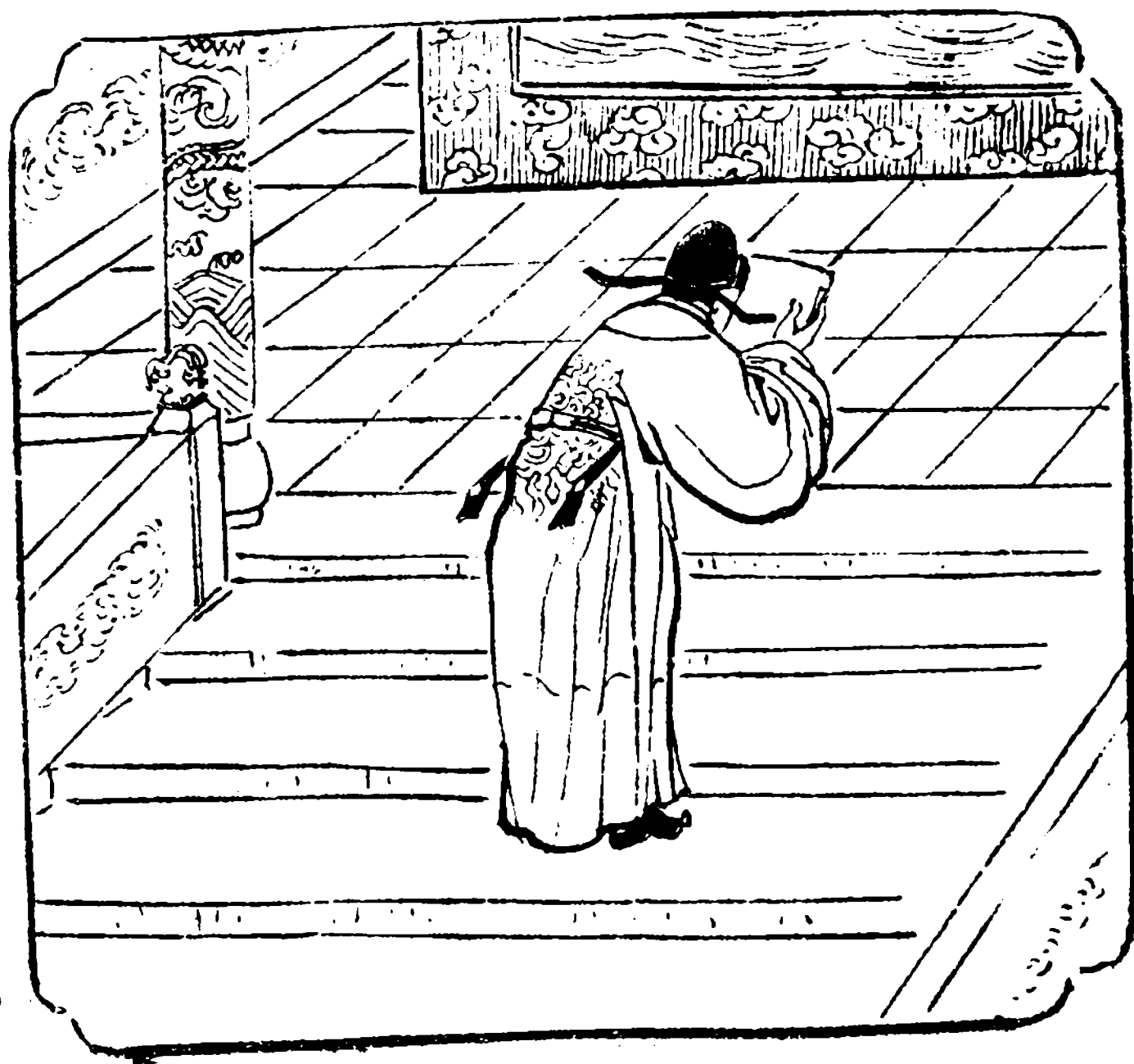
命不保。連妻子財產。都將斷送。到了其時。悔之無及。必須及早打算。爲今之計。要想活在世間。惟有逃走之一法。但是我旣逃走。二世聞得。定然發怒。將我家族捕拏治罪。我雖逃得一身。反害妻子無辜受戮。此計實屬不妥。思來想去。無路可走。橫豎只有一死。惟須覓個安全方法。死得乾淨。

公子高沈思數日。忽得一策。心想必須如此如此。與其伏誅。不如自盡。與其被誣受刑。連累妻子。不如託詞從死。保全家族。公子高主意既定。遂作成一書。上與二世。二世得書。披開一閱。只見書中寫道。

先帝在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車。御府之衣。臣得服之。中廐之馬。臣得騎之。受恩深重。無以爲報。及先帝駕崩。臣不能從死。偷活至今。自念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孝不忠之人。無以立。

名於世。臣願從死。乞
葬驪山之足。惟陛下
哀憐之。

二世將書閱畢。不覺大
悅。心想我正欲藉事殺
他。他偏願自尋一死。免
我費力。可謂知趣。他既
情願如此。我自然樂得
允許。正想下筆批准。忽
轉念道。貪生怕死。人之
常情。天下豈有無故自
願尋死之人。或者他預備
作亂。先將此書試我心
事。我若允許。他



便起事也。未可知。因喚趙高近前。將書與之看過。便問道。此人是
否急而生變。趙高答道。他方懼得罪誅死。豈有工夫謀變。二世聞
言。方始放心。將書批准。落得褒美幾句。並賜錢十萬。爲喪葬之費。
公子高得了批准。便服毒自盡。葬在始皇墓旁。二世仍飭將其生
平應得俸祿。照常給其家族。諸公子中。只有公子高死得最值。既
免身受惡名。又可保全妻子。但是身爲天子兄弟。弄到自行求死。
還算福氣。天下事也就可想而知。

二世既將大臣及諸公子誅殺殆盡。遂另用一班嬖寵之人。自以
爲禍根已絕。可以縱情肆樂。因想起先帝建築阿房宮。尙未竣工。
後因先帝葬事緊急。將原有工人。移向驪山修墓。現在墓已修好。
役徒無事。不如將阿房宮趕緊築完。以便遊玩。遂下詔道。

先帝因咸陽宮廷過小。故營建阿房。以作朝宮。工程未竣。先帝

已崩。今若不繼續興修。是顯先帝舉事之過。應令役徒。仍舊建築。

此詔既下。阿房宮重複起工。二世又命召集天下勇猛有力之士。選出五萬人。編成軍隊。屯紮咸陽。以爲護衛。一面通飭各處地方官。搜求狗馬禽獸進獻。從此二世便鎮日遊玩作樂。國家大事。盡在趙高手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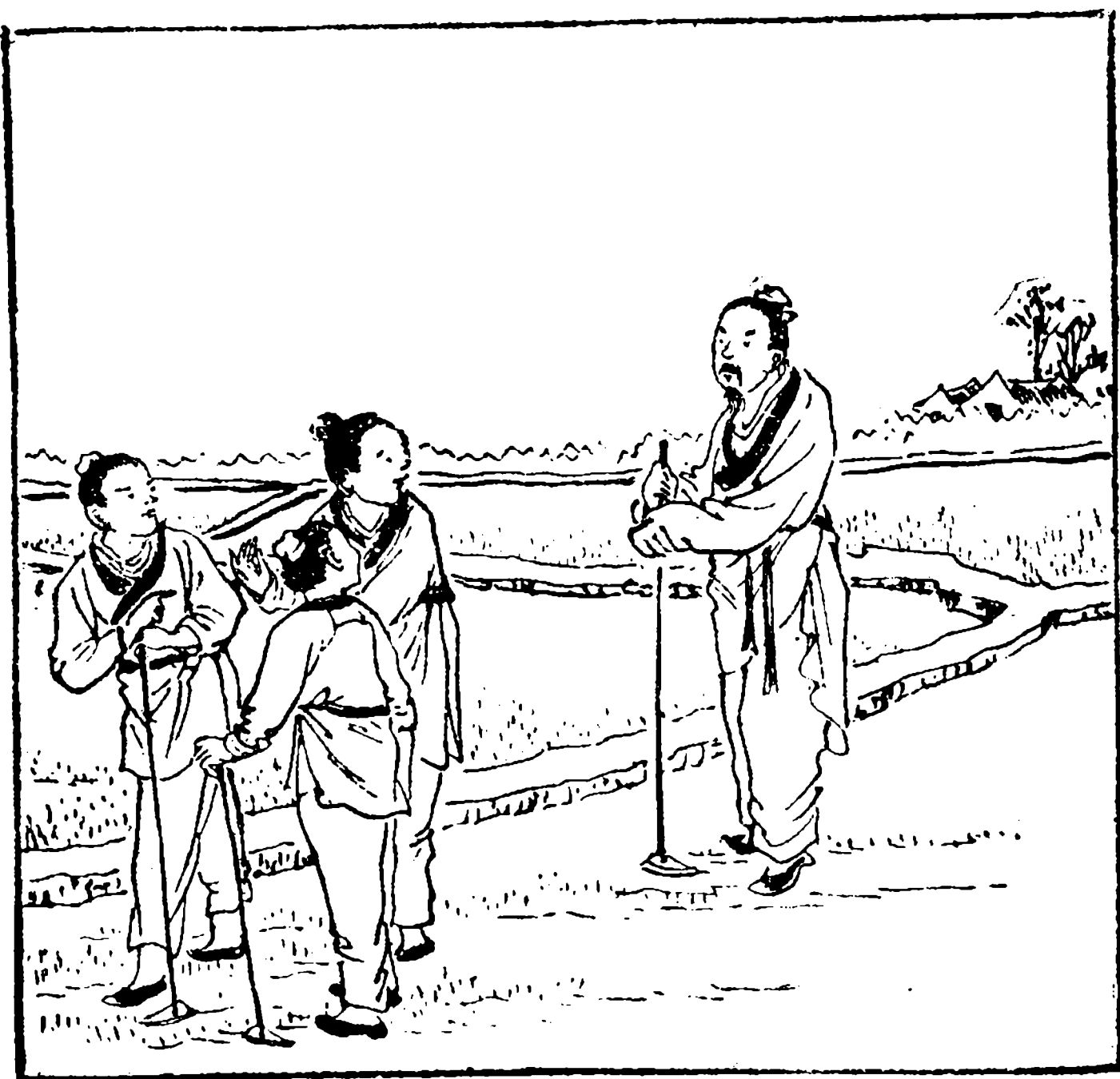
一日。有司奏報咸陽一地。近來增加人口牲畜甚多。日常供給食料。頓覺不足。請旨辦理。二世道。此有何難。立即下詔各郡縣加徵米豆藁草。遣人轉運來京。所有轉運之人。勒令自備糧草。凡在咸陽三百里之內。不得買食米穀。以免損卻京師食料。地方官奉到此旨。便任意加徵。例外需索。不管人民困苦。一般人民。平日已納重稅。此時又遇加徵。吏役追呼。急如星火。稍有遲延。捉到官裏。嚴

刑責罰。說是抗旨欠課。只得賣兒貼婦。賠補了事。直弄得地方蕭索。十室九空。富人變成貧民。貧民變成盜賊。三五成羣。到處打家劫舍。地方官隱匿不報。二世坐在宮中。何曾得知。尙要學著始皇。大耀武功。防備胡寇。但因軍隊都已調發。謫戍亦皆遣盡。更無人丁可用。不得已。遂將閭左貧民充數。原來秦時戍役。都是富人充當。如今富戶已盡。故用貧民。貧民都居巷之左邊。故名爲閭左之戍。只因此舉。遂引起首先發難之人。動了四海干戈。斷送秦朝天下。欲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言壯志隴畔輟耕 誤軍期戍卒發難

話說秦末首先起兵者二人。一姓陳名勝。字涉。乃陽城河南城即今人。一姓吳名廣。字叔。乃陽夏南陽夏即今河南人。此二人雖然同時起事。但是後來卻推陳勝爲主。

說起陳勝出身。本是農民。家極貧寒。自己毫無田產。不得已向他人承種田畝。過日算是一個佃戶。他平日雖未讀書。卻也抱負不凡。與一班村農見解不同。一日農忙之際。陳勝正同諸人。胼手胝足。忙個不了。衆人見他忽然放下耰鋤。走到坡上去了。



意中以爲他是歇息一回。別無他故。誰知陳勝別有感慨。他想同是一樣爲人。何以富貴人家。終日安坐無事。享受快樂。我輩長年勞苦。猶然衣食不充。兩相比較。豈非極不公平。想到此處。不免怨恨自己命薄。又轉念道。世間富貴有出於生成者。亦有出於人爲者。我現在雖然貧賤。一旦遇有機會。或能圖得一場富貴。也未可知。陳勝正在一人胡思亂想。因看許多同伴。照舊耕作不休。一個個面目枯黃。手足泥塗。垢汗交流。真是天下之人。惟農最苦。再看自己。也是一樣。不覺同病相憐。點頭嘆息。心想同伴中倘有一人能發跡。定當提拔大家。同享富貴。纔是因向衆人說道。我輩將來若能富貴。彼此不可相忘。一班佃戶。聽得陳勝此言。不覺一陣大笑。中間有人應道。汝身爲佃戶。有何富貴可言。陳勝想此輩愚人。不可與語。遂長嘆道。汝等譬如燕雀一般。豈能知我鴻鵠摩天。

之志哉。

讀者試想陳勝乃一鄉里小民。妄想富貴。豈非不安本分。但就中亦自有原因。當專制時代。政令煩苛。賞罰不公。奸詐的得了富貴。老實的老於貧賤。富貴也罷了。還要倚勢欺人。貧賤也罷了。還要受盡惡氣。迫得無路可走。自然生出事來。孔夫子道得好。不均不和。內變以作一部廿四史。革命風潮皆是如此作成的。陳勝遭逢此種境遇。遂起此種思想。果然不久時運到來。竟演出一番掀天事業。

秦二世皇帝元年秋七月。朝廷下詔。著當地官吏。發遣閭左貧民。

九百人。充當戍卒。前往漁陽。漁陽。雲陽縣。在今京地方。防備匈奴。委

派將官二員。帶領同行。陳勝吳廣二人。名字皆在冊內。充爲屯長。

屯長。乃兵士頭目。如隊長之類。陳勝與吳廣本不相識。此次萍水相逢。彼此見面。

談論起來。意氣相投。遂成至好。隨著一行人匆匆就道。不料一路
上秋雨連綿。沿途積水。跋涉艱難。不免多費時日。一日行至蘄縣
大澤鄉。蘄縣故城在安徽宿縣西南地方。竟爲大水所阻。不能前進。二將只得
發出號令。紮住營盤。暫行歇息。

陳勝等此次行程。係照行軍辦理。官中立有一定期限。倘使過期
不到。依法應行斬首。陳勝屈指一算。爲期已迫。似此情形。斷不能
依限趕到。遂暗地與吳廣商議道。爲今之計。只有兩種辦法。一則
各人私自逃走。二則連合大眾起事。惟是孤身逃走。最易被獲。一
旦捉到官裏。平白地斷送生命。至聚衆起兵。尙有萬一希望。事成
之後。可以共享富貴。縱使事敗。亦不過引頸受戮。由此觀之。同是
一死。與其逃走。不如起兵。爲圖國事而死也。覺死得有名。但是舉
事必有爲首之人。其人又須素有聲望。方能號召四方豪傑。使之

聞風響應。我二人平日毫無名望。萬不足以動人。卽起兵亦恐難成事。我有一計在此。現在天下人人怨恨二世。以我所聞。二世本是始皇幼子。不應嗣位。應嗣位者。乃是公子扶蘇。只因扶蘇平日見始皇作事不當。時常直言進諫。以致失愛於父。令其帶兵在外。據外間傳說。扶蘇已被二世設計殺害。但人民大抵稱頌扶蘇賢德。尙未知其已死。又有項燕者。本是楚國將軍。常立戰功。撫恤士卒。楚人愛之。後爲秦兵所敗。或言其已死。或言其逃走。傳說不一。現在不如聯合衆人。詐稱公子扶蘇與項燕二人爲主。我想天下必多響應之人。吳廣聞言。甚屬贊成。

陳勝吳廣二人計議已定。又念此事重大。不可造次。如何下手。尙須想一妙法。若使輕舉妄動。反致弄巧成拙。因此不免遲疑。恰好前面有一賣卜先生。二人商量同往問卦。一卜吉凶。不多時間走

到店前賣卜。人知他二人欲來卜卦。便先問明來意。所爲何事。二人不便明言。只得含糊說。個大概。不料此位賣卜先生。真是老江湖。善觀氣色。見二人形狀。



並聽他所說言語。早已看破二人心事。卽依法布成一卦。子午卯酉。算了一算。便向二人道。此卦大吉大利。足下所作之事。包可成功。但是起手之前。尙須藉重鬼神之力。顯個神通。以後辦事。便不費力。二人聽得此言。頓然大悟。不覺滿心歡喜。謝了賣卜先生。回去安排計策。

讀者須知陳勝吳廣尙未著手辦事。何以如此歡喜。只因他二人此次前往問卜。不過藉此決定行止。別無希望。卻被賣卜先生明白底裏。極口贊成。說是非常吉利。又恐他不知下手方法。便暗中指點。使他辦事有個把握。所以他二人加倍歡喜。

此時陳勝吳廣雖係屯長。可以管束士卒。但尙有二員將官。在他之上。現在若要起事。第一方法。除非說通將官。得他同意方可。惟是此種將官。平日受君主深恩。象養而且身家祿位。看得最重。豈

肯幹此危險之事。倘他二人據實往說。便不啻將謀反罪名。自去出首。立刻推出營門。做了刀下之鬼。讓一步說。便作爲將官因失期畏罪。也願起兵。以後辦事。到底須由將官作主。他二人不得攬權。事成既無甚好處。事敗或反歸罪於他二人。說是起意謀逆。所以第一方法。萬不可行。至第二方法。惟有乘機殺死二將。代領其職。但此事亦非容易辦到。因爲一班士卒。平日對著將官。比對著屯長。格外尊敬服從。縱使出其不意。立把將官殺死。無如衆心不服。不但不能成事。反連自己性命都保不住。所以必須預先設個方法。無形之中。收拾人心。使大衆心目中。不知不覺。都畏服他。事就易辦。此種作用。除卻利用人心。迷信鬼神之外。更無他法。二人當商議時。尙未想到此層。誰知賣卜先生。兼作軍師。一口道破二人意中之難題目。安有不歡喜之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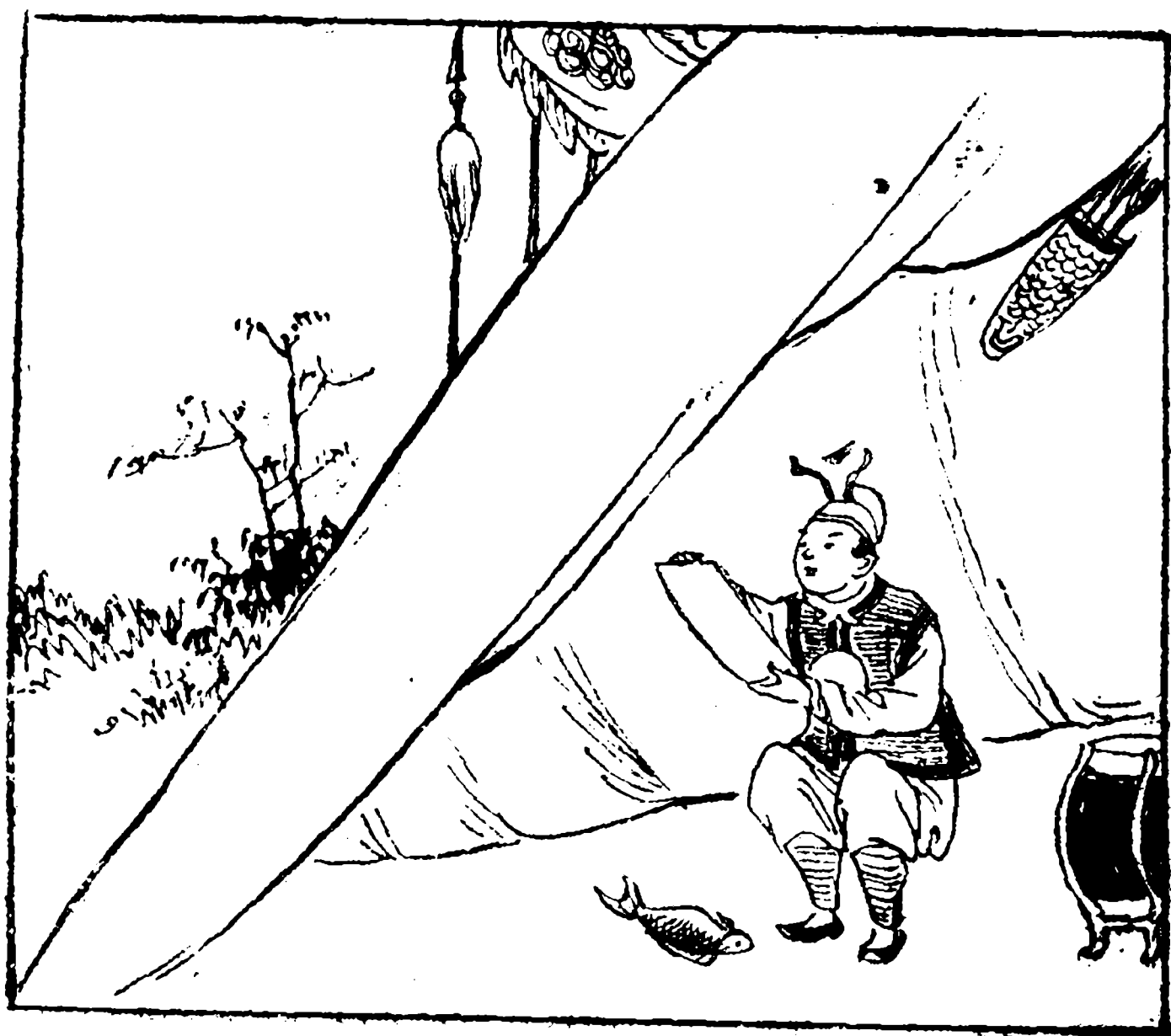
陳勝吳廣二人。受了賣卜人指點。回到營中。避著衆人。祕密商議。一回。暗中自去行事。外面卻不動聲色。一切如常。當日一行大衆。住在大澤鄉地方。過了一夜。次日早起。仍是霪雨不絕。水勢覺得更大。望去前途。一片汪洋。稍低田地。都遭淹沒。幾成爲魚鼈世界。二將見此景況。實在不能前進。心中雖然焦急。別無方法可想。出路由路。只好耐心守候。但是終日坐在營中。鬱鬱不樂。不免飲酒解悶。一班兵卒。見主將日夜飲酒。也就學樣。大家鬪出錢文。買些下酒之物。歡呼痛飲。一日有一兵卒。買得大魚一尾。將魚腹剖開。忽然發見一物。心中驚異。不覺大叫一聲。衆人聞聲。爭來觀看。未知魚腹中取出何物。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假神道魚腹藏書 收衆心狐鳴篝火

話說大澤鄉本是冷僻地方。客商無多。貿易不盛。因爲地近水濱。

居民大抵以漁爲業。平日出產魚蝦甚多。價值甚賤。此次又值大水。江湖中水族。隨流泛溢而來。徧地皆是。居民家家張網。戶戶攀罾。三餐下飯。無非此物。愈覺得不值錢。所以雖然添了九百戍卒。所食魚蝦。不但不至缺乏。也並不長價。兵士等便個個買魚下酒。一日有一兵卒。買得大魚一尾。攜回營中。正要烹食。不料剖開魚腹。腸雜之外。却又額外多了一物。那物似書信一般。兵士心中驚異。失聲大叫。衆人聞聲。爭來觀看。原來卻是一方素綢。上面硃書「陳勝王」三字。一時衆人圍觀。盡皆錯愕。都說魚腹中何來此物。必是天數如此。鬼神特來報信。於是二人傳十。十人傳百。不一刻滿營皆知。彼此交頭接耳。議論紛紛。但只瞞著二將。二將終日在內飲酒。不管外事。也無一人敢向他說。只因秦法甚嚴。人民偶然談起詩書。尙應斬首。何況說要稱王。真是大逆不道。若使認真窮

究不但陳勝犯罪連買魚之小卒與賣魚之漁翁並一班傳說之人都
有干係。誰人肯平空興此大獄。況事屬曖昧。並無一毫憑據。雖然轟傳一時。過後也無人談論。不過從此人人腦中都印了陳勝稱王之想像。諸位若問魚腹中書從何而來。不消說得就是陳勝吳廣的詭計。他二



人聽了賣卜先生之言。私下商議道。此是教我先行造作鬼神。威嚇衆人之意。陳勝便想出此法。用綢寫字。捲成一小束。帶在身邊。次日絕早起身。趁著衆人未起。獨自走到賣魚攤上。假作買魚光景。揀來揀去。將一尾大魚。持在手中。故意掂著斤兩。乘漁翁不在意之際。便將綢書從魚口內塞入腹中。仍把魚放在攤上。自己卻另買一尾回去。一路往來。幸未被人看見。但陳勝何以料得此魚。定是兵士買去。若被別人得了。豈非枉費心機。此中卻有個道理。只因本地居民。家家有魚。不必向他人購買。惟有過往之人。方來買食。又遇著大雨。行人久已斷絕。魚攤生意。就全仗兵營中人來做主顧。試問一行九百餘人。個個用此下飯。此魚豈有不歸兵卒手中之理。

陳勝既行此計。便留心竊聽衆人說話。果然都是談論此事。不覺

暗暗歡喜。但外面仍裝作不知。一似並無其事。又料到此番舉動。雖然引起衆人注意。但尙未能使人深信不疑。必須再設一法。令多數人親自聞見。方可得他信服。遂密喚吳廣到來。與他一個錦囊。吳廣依計自去行事。

是夜三更時候。大家都已睡熟。吳廣悄悄的一人走出營來。見雨聲稍住。天色卻是陰沈得狠。便在身邊取出火種。將隨帶燈籠點上。此燈外面有罩。只露微光。可藉此辨別路徑。此都是吳廣預先備下。因夜間行走荒僻地方。道路本來崎嶇。加以久雨泥滑。昏黑中辨不出來。若無燈火。如何去得。但是此去係欲假裝鬼神。倘使衆人窺見燈光。看出破綻。弄巧反拙。豈不誤事。所以想出此法。既便走路。又免被人窺破。

原來兵營附近所在。有一古廟。傍著山坳。廟之四圍。高下都是墳

墓。樹木成林。路徑冷僻。人跡少到。廟中也無住持看管。真是狐兔窟穴。值此雨夜。更覺陰冷幽森。大有鬼氣。吳廣藉著燈光。尋得路徑。一路拖泥帶水。甚是難行。將近深林。望見一株株樹木。恍如惡鬼一般。頭髮鬚髻。面目獷惡。排立兩旁。已覺毛髮皆豎。忽然一陣風過。吹著衆樹。呼呼作響。刮得樹梢無數雨點。連許多落葉。迎面撲來。更令人心膽俱寒。吳廣既到此地。也顧不得。便硬著頭皮前進。好不容易行到廟前。推門進去。不提防撲嗤一聲。將吳廣嚇得一跳。定睛一看。原來是一隻野貓。見有人來。從廟中竄出。吳廣定一定神。走進廟中。覺得荒涼滿目。破爛不堪。他無心細看。一徑走進過了正殿。踱上後樓。此樓三面靠山。只有一面凌空。卻正對著兵營。但爲樹林遮住。平日登樓一呼。三面聲浪。爲山所阻。反響過來。都朝著凌空一面傳去。所以聲響加大。此地方是陳勝日間覓定。

吳廣既上樓來。先將燈籠。安向壁間。隱住火光。便扯起喉嚨。學著狐狸的聲音。一字字大呼起來。營中兵士。無事之時。息燈甚早。從初更睡到四更時候。也有一半睡醒了。枕邊忽聞得遠處一陣陣風。送來音



響。便側耳細聽。好似狐叫一樣。聽他叫了幾次。覺一字字約略辨得。好像是一大楚興陳勝王。六字。心想狐狸竟會說話。世間豈有此種奇事。便趕緊喚醒伙伴同聽。一時各人大半睡醒。都已聽得。大眾便想出外聽個清楚。於是約伴走出營門。見狐狸仍前叫喚。卻更聽得清楚。明明是此六字。便都停住脚。傾著耳。順那聲音尋去。似是出在那座古廟裏頭。大家都覺詫異。正當夜半更深。一望漆黑。又是風狂雨驟。愈覺得那聲音異常淒厲。有一半人嚇得魂不附體。連走帶跌。跑回營中。顧不得天氣尙熱。將被蒙頭而睡。雖有尙未回營之人。個個也都擔著驚恐。中間有一二個膽大之人。便欲邀同衆人。點起火炬。前往搜尋。無奈衆人曉得該地十分冷僻。無人肯去。只得作罷。一同回營。過了一刻。聲響毫無。大家疲倦。便都睡了。

吳廣叫了一回。咽喉覺得乾燥。心想大眾應該聽得。便就止住。等到五更將盡。仍前持著燈籠。照了出來。走到樹林之外。見東方漸白。路徑約略可辨。便把燈籠吹滅。因恐被人察破。轉由別路行至營前。卻是冷清清的。只因許多兵士。驚擾半夜。此時正在好睡。吳廣喜得無人看見。仍悄悄回到自己臥處。倒頭便睡。只有二將是夜飲酒過醉。一徑睡到天明。所以並未聽得。

到了次日。衆人都起。彼此見面。所談都是夜來之事。三五成羣。指天畫地的議論。更有昨夜未曾聞得之人。也來詢問。吳廣便在背地留心竊聽。也有說狐狸年久修鍊成精。便會變化通靈。能知過去未來之事。成爲狐仙。此必是狐仙暗地指示與人。也有說道。此古廟不知祀何神靈。年久荒涼。便被狐仙盤據。因爲香火零落。想要顯個神通。豫言未來之事。使人民敬信。藉此享受三牲供養。但

不知他所言是否靈驗。又有道。我輩本是楚國人民。爲秦所滅。據他說來。我楚國又將復興。卻是新王也出在我輩之中。提攜大眾。共享富貴。也是我輩之幸。衆人一壁廂說。吳廣一壁廂聽。正是大風吹倒梧桐樹。自有傍人話短長。

吳廣正在聽得有趣。忽見一人從外走進。神氣洋洋。大眾方纔談得高興。此人一到。忽然都變成啞子一般。卻個個眼睛一齊釘在此人身上。說起此人來。又是諸人天天見慣。並不是天外飛來的。欲知來者何人。且聽下回分解。